

抗戰中底問題

葉青著

抗戰出版社印行

目次 人類活動之結果之表現

弁言

一 關於民主共和

二 關於政治機構

三 關於政治黨派

四 關於統制政策

五 關於外交政策

六 關於民衆力量

七 關於民衆運動

八 關於游擊戰術

餘論

目次



80743304

一 一
一 一
七 一
一 三
一 八
二 五
三 二
三 八
四 五
五 三

弁言

在幾個月底抗戰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如民主共和問題，政治機構問題，政治黨派問題，統制政策問題，外交政策問題，民衆力量問題，民衆運動問題，游擊戰術問題。抗戰一延長了，問題還要增加。這是免不了的。

怎樣研究這些問題呢？要怎樣研究纔能得出正確的解決呢？這需要一種方法，而且需要一種正確的方法。

這方法在我看來，不是一般的、抽象的，即通常見於有些人底文和書中的方法論，而是特殊的、具體的，僅僅適合於我們現在這個抗戰時期的方法論。它自身就是一個抗戰底理論，說明抗戰和指導抗戰的根本思想——中心思想。只有這樣的理論纔能作我們考察抗戰中的種種現實問題的觀點，來正確地指導我們底思維。

這樣的理論，絕不是從日本輸入的東西，或從歐洲輸入的東西；同樣，亦絕不是從英美輸入的東西，或從蘇聯輸入的東西。它是中國人認識中國的結果。

因此，它底第一個基本概念剛剛可以歸納爲這一句話：中國是中國。這就是說，中國不是日本，不是歐洲；中國不是英美，不是蘇聯，中國只是中國。詳細地說，中國在世界上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國家，它有異於任何國家的歷史條件，文化傳統和經濟進化。雖然這種特殊性是相對的，它也具有同於任何國家的一般性；但是我們底問題却以把握特殊性爲主。要把握了特殊性，纔算認識了中國。

怎樣把握特殊性呢？最扼要的辦法是理解中國底歷史發展。中國在現在處於甚麼階段，是一個極重

要的問題。將來爲現在之延續。這是一種歷史的邏輯必然。一切實踐都是創造將來。要創造將來，就須認識現在。所以把握現階段，是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

我們底現階段是由中古封建制度到近代資本制度的變革時代。這樣的階段，各國都經歷過。不過因爲各國底特殊情形而呈出種種樣相。在英法爲民主革命，在荷美爲民族獨立，在德意爲統一運動。中國對於這三種變革類型是兼而有之却又分期表現的。辛亥革命創造了中華民國，是我們底民主革命；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爲口號，軍閥則作帝國主義之具看，所以是要求民族獨立的革命；近十年來的統一戰爭，以消滅割據勢力鞏固中央政權爲主，當然是我們底統一運動。過去的民主革命之未完成民主任務，國民革命之未完成民族獨立，皆是統一運動不會完成的緣故。統一在我們底變革中有關鍵底作用。問題提出的時候，就是答案完成的時候。所以在統一成爲問題之際，歷史便給我們預備下了答案。這就是說，它把現階段推向於由割據到統一的發展趨勢。因此，割據勢力紛紛失敗，統一在大踏步的完成中。到去年七月抗戰開始以前止，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江西·安徽·湖北·貴州·河南·陝西·甘肅等十一省是可以絕對服從中央政權底命令的。抗戰以後，廣西加入，湖南完全歸於中央，現在四川亦不成問題了。這樣的統一局面，有誰能否認呢？

但是以宰割中國·蠶食中國爲其根本政策的日本帝國主義，則不願意中國統一。在中國內部分立·割據·內戰時，它反置之不理，以爲這樣，中國可以自己削弱自己，它隨時都有侵略底機會。在中國內部出現中心力量趨於統一時，它使力事破壞，加緊侵略，否則中國統一，有了和平，可以從事建設，它就永沒有侵略機會了。這便是「九·一八」之役及其以後種種事件所以發生的原因。但這並不會阻止統一底趨勢，統一反而在完成中。於是它遂大舉進攻，發動這次底侵略戰爭。

這時我們怎辦呢？依我看來，根本的對付政策應該是完成統一。內部不統一，絕不能對外抗戰或作有力的抗戰。華北不是因為地方割據只知保全實力不肯爲國犧牲，以致徘徊觀望，給日本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而容易地失掉了嗎？另一方面，日本宰割中國的政策是分裂運動，天天炮製傀儡組織，如「滿洲國」，「冀東防共委員會」等等。這也是需要我們高調統一底概念的。只有把「一個國家」，「一個政府」變成有力的口號，纔能給分裂運動以政治上的打擊。所以完成統一是最重要的事情。

怎樣完成統一呢？根本的辦法是強固中央政權。要強固中央政權，必須削弱地方政權。在抗戰中，應該利用種種機會來削弱地方政權。只有這樣，中央政權纔能絕對指揮地方政權；地方政權纔能絕對服從中央政權。要到這個境地，創造近代統一國家的工作方告完成。中國纔可說是一個國家，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這不獨是抗戰底需要，而且根本是立國底需要。現階段底政治任務固不懂此；但這個政治任務完盡了，其它的均可迎刃而解。

要強固中央政權，不可沒有一個大黨。俄國革命後的事實和意國政變後的事實，都證明了這點。而這個大黨，在中國就是國民黨。它是現階段底歷史產物，負有創造統一國家的任務。目前的中央政權以它爲支柱。它受人非難的種種缺點，乃是它應謀健全的證明，不足以作否定它的證據。所以擁護國民黨是現在主要的政治工作之一，不容忽視。

只有這樣，抗戰纔能進行。未有沒有大黨底支持而可以有強固的中央政權者；未有沒有強固的中央政權而可以有發動全國人力物力的組織者。至於勝利底保證，則端在此大黨底自身之健全和中央政權底自身之強固。我們應該承認：健全的國民黨和強有力的國民政府是抗戰獲得勝利的條件。

以上幾個基本概念，便是特殊的中國情形和現實的歷史階段之一具體的認識。而且非常適合於抗戰

抗戰中的問題

四

時期，可作抗戰時期底指導理論。用它做我們研究抗戰中種種問題的觀點，最為適宜。

但是，很可怪的是有些人不惟不注意這些觀點，而且根本帶一種看不起中國的態度。醉心英美的，覺得中國除了很簡單地跟着英美走而外，沒有別的事情。醉心蘇聯的，在一度機械地模倣失敗之後，亦不明白其原因，只好以歌頌蘇聯爲事。在俄國革命二十週年，他們底歌頌文章之多至於堆集成了本書，而對於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等則不感興趣。任何週年，辛亥革命已經過了二十週年和二十五週年了——他們不會理會過。像這樣地抹殺中國，輕視中國，怎能談論中國呢？不能談論中國，又怎能明白中國底歷史發展，對於現實問題與以適當的解決？

不能與以適當的解決，必然做不成功。在醉心英美美國人，因爲中國沒有成爲英美，便大意於中國人之不行，而提出改良人種的計劃。在醉心蘇聯的人，因爲中國沒有成爲蘇聯，便乘著抗戰時機，提出種種問題用些時髦的名詞來掩飾其派系底利己主義的心情恣意曲解，以引誘青年，製造特殊勢力，預備其新的阻礙統一·破壞統一的陰謀詭計。特別是後一種人，危害國家最大，而其說對於青年又富有誘惑性，不可不注意。提出解決抗戰問題的方法，並應用它來解決抗戰問題，實有必要。

一 關於民主共和

在抗戰前曾有過一個專門從事民主運動的刊物。抗戰發生，這個刊物就停止了。但在幾個月之後，又出現了民主底呼聲。在西安，叫得很響亮。其次為漢口。此外的地方亦有不少的應聲。他們以「民主共和國」為總的口號。於是民主共和或民主政治成為抗戰中的一個問題。

主張民主的人，以為抗戰需要民主。理由是：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救國公債底難銷，農村之未援助抗戰，人民之未熱烈助戰等「缺陷」，都由於「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的緣故；所以要獲得勝利，必須實行民主；只有民主的政府纔「讓人民自動地武裝起來，准許民衆自動參加抗戰」；「只有用民主的方法纔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於是他們主張「民主抗戰」，反對「獨裁抗戰」。

他們所說的民主，是澈底的民主。以他們說：「爲着要做到全民抗戰，我們便須實施澈底的民主政治」。所謂澈底的民主，就是「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

這些主張民主的理由和辦法，依我看來，並不是爲着抗戰。假如真是爲着抗戰，那就沒有一個能够成立。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是華北未被中央統一的結果。這在抗戰底根本問題一書上有詳明的分析。救國公債底難銷，一方面由於宣傳工作不夠，一方面由於逃難者多，有些錢變成逃難費用去了。農村之未援助抗戰和人民之未熱烈助戰，乃過去民衆運動底缺點使然。在教育未普及以至文盲很多不能閱報讀書的情形下，加以前述缺點，民衆根本沒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意識。如果有之，像救護傷兵，捐輸財物，協助軍隊一類事，雖專制政府亦不會阻止。但像自動武裝起來一類事，那就是民主政府亦不能准許。世界

上會有一個民主政府給與民衆以武裝之自由的嗎？而抗戰對於民衆所需要的軍事上的參加，是在政府指揮下之有計劃和有組織的方式，如所謂徵兵制度者，絕非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的自動武裝起來，自動參加抗戰。至於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方法，不限於民主。俄國之參加歐戰，不是用沙皇專制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意國之征服阿比西尼亞，不是用法西斯獨裁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日本這次侵略我們，是動員了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然而主張民主抗戰的人把它底政府詆爲法西斯軍閥獨裁，不又是見法西斯軍閥獨裁的方法亦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嗎？所以抗戰需要民主之說不是的論。把過去幾個月抗戰底缺陷歸因於不民主，更是錯誤。意國與阿比西尼亞作戰的勝利，難道是它行了民主政治的緣故嗎？勝利與民主沒有必然性的關係。

老實說，站在抗戰需要上，當前的政治問題，從中國底情形看來，應以鞏固中央政權爲急務。很明顯的，抗戰所最需要的是軍隊，政府尙待將其軍政軍令的統一性質力強化，有些省區，政府底命令不能到達或完全到達。這在作戰上和動員上妨害很大。華北軍事上的失利，不就是軍政軍令沒有統一的結果嗎？所以完成統一之關係於抗戰比實行民主緊要多。

敵將松室孝良所唾罵的這句話：「中國實力派大部份採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爲國爲民的觀念」，正是對着我們底不統一的情形而說的。我們應該趕快完成統一，使那些與政府對立的實力派，不單是正規軍方面就是游擊隊方面，亦同樣嚴格地接受命令，辦到政府對於軍官能够自由調動，對於軍隊能够自由編制，自由整理，自由調遣。所以完成統一抗戰底迫切需要。憲法並不是目前的急務。

完成統一，把中央政權強固了，就是民主政治先決條件的實現。民主以中央集權爲制度，強固了中央政權，地方政權必然削弱，這還不是中央集權底實現嗎？抗戰時期所能實行的民主，只能到這個境

地。

此外如選舉一項，是辦不到的。戰區底民衆有很多在敵入底統治下，有很多到處逃難流離失所。後方底民衆因躲避敵機，亦有很多到處逃難流離失所的。此外沒有逃難的人則忙於救濟難民，看護傷兵，募集財物，加緊訓練，應徵應訓等事。並且還應該加緊生產以發達抗戰所需要的經濟基礎。這那裏有時開辦選舉？選舉並不是簡單的，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國民大會之延期，乃事實使然。

至於自由一項，現在總有相當的獲得。其實在中國這種被壓迫的國度，民族底獨立重於個人底自由。須知從來自由主義盛行於英國，國家主義盛行於德國，不是沒有原因的。而在戰爭時期，尤談不到自由。歐洲大戰中各國人民，就是民主國底人民，一切都受統制。而且不是這樣，戰爭就無法進行，勝利更談不到。民主在實際上不存在了。至少是不完全存在了。

所以在抗戰時期要求實行民主，是既不懂戰爭為何物，又不懂時局為何狀的。目前的重大問題是統一軍隊，訓練軍隊，整理軍隊。同時還要統一意志，訓練壯丁，整理保甲。此外的一切，全都應該為着軍事，服從軍事。抗戰是戰爭，有關民衆底生存。何況「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呢？先生們，不是平常時代了，現在是非常時期，戰爭時期！

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我反對民主。我主張民主比你們早。在你們底蘇維埃聲浪高唱入雲之時，我就主張民主。而且我之主張民主，不像你們那樣因蘇維埃不通纜來主張民主，因蘇聯高唱民主纜來主張民主，乃是從中國底歷史發展上出發。所以我在批評你們底民主政治崩潰論時說：民主政治在世界歷史上雖是崩潰了，在中國歷史上則並未會，它還有它底意義。現在是戰爭時期，我覺得軍事高於一切，而軍事與民主有不相容性，所以我願意爲了軍事暫時不談民主。你如果不相信軍事高於一切，請問：上海

失掉了，你還能在上海談民主嗎？假使軍事上再失利，把漢口失掉，你還能在漢口談民主嗎？那時你之離開漢口往重慶跑，不同你從前離開上海往漢口跑一樣嗎？老實說，假如將來再一失利，你連跑的地方都沒有了，民主云乎哉？

所以當「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的時候，還主張「實施徹底的民主政治」，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真是迂闊到二百萬分。不止迂闊，而且愚蠢，愚蠢到了無以復加的境地！你想：現有的政府已經發動了並打過了幾個月抗日救國的大戰，而且正在萬分忙碌和萬分危急中組織抗戰，進行抗戰，現在說它還不能勝任國防政府底任務，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討論真正的民主憲法來重行選舉過並纔來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那不是迂闊已極，愚蠢已極的事情嗎？那不要蹈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的覆轍嗎？先生們，你們要民主，我們要救亡。讓你們拋棄目前的現實去講民主吧。

確實，今天要求民主的人，在社會構成上，都是一些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他們不管現實，就在「事已急迫萬分」之時，亦要追逐幻想。從前希望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希望在與敵人作戰到十分激烈亦十分危險的時期實現民主政治。這真不愧是有開階級！

並且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根本沒有科學的思想，所以不能認識中國實行民主的過程及中國民主底特質。假如有了，就可知道在中國爭取民主的是國民黨。它爲了完成這個任務，曾與封建政治鬥爭多年，到辛亥纔推翻滿清，把中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所謂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主共和國之簡稱。民主運動底歷史意義和偉大意義在這個時代，國民黨已經做過了。

你們現在的民主要求，乃是對國民黨要求。這裏，你們却不懂得現在的政治並不是封建的，所以政

權不在貴族手中或君主手中，而是在國民黨底手中。國民黨不是貴族，乃是人民底政治團體，以代表全國人民自任的。他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為旗幟。而他之取得政權，是用革命手段從封建勢力方面奪過來的。俄國革命後由唯一的黨永遠掌握政權的事，更給以新的教訓。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是中國民主在革命過程中的特殊形態。它顯然可名為「國民的民主專政」。如果把它詆為「毫無民主的國民黨一黨專政」，那便錯誤已極！這是應該注意的一點。至於國民黨之不像俄國革命後那樣實行選舉，可從孫中山先生底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中求得解答。那裏面包括有革命中的專政需要。中國底民族運動。人民底智識程度和辛亥後的選舉經驗種種。但國民黨是民主黨，所以有實行選舉的決心。若不是抗戰發生，國民會議已開，憲法已制，而且將從此時起逐漸走上憲政時期。

所以現在的民主要求，是對國民黨要求，並沒有歷史的意義和偉大的意義。「民主共和國」是一點也不適宜於中國今日的口號。誰能證明中國今日底政治是君主專制呢？中國今日既不是君主專制國，那末「民主共和國」便落空了。這是非常顯然的事情。

對國民黨要求，——對國民黨要求民主，對國民黨要求民主政治或民主共和國，乃是黨與黨爭政權的意思。這不外說，國民黨一黨掌握政權，我們沒有份，應該分點給我們。這顯然是為了黨派底利益。如果說不然，那就要把一黨掌握政權看成不民主的纔行。然而這何解於蘇聯今日底民主。蘇聯今日底民主，是很新的，但除開共產黨外不允許別黨存在，甚至同黨內的派也不能存在。因此，國民黨依他底辦法施憲政，你不能說它不是民主。它既是民主，那末你之向它要求民主不是要求你自己底黨分得政權還是什麼？

關於自由，也須說幾句。現在還是訓政時期，所以人民所享受的自由尚未充分。但只能說是不充

分，不能說是沒有。而且我還可說，凡是順着山封建到資本這個階段走的人，都享有相當的自由。只有向着超於這個階段走，甚至採取打倒式的人，纔沒有自由。然而不是完全沒有，一九二八年以來所出版的異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書報，並不算少。就是在昨年以前罵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爲漢奸的刊物，依然能够出版。然而在很新的蘇聯民主之下，則不能這樣。是見國民黨所不與別黨的自由是暴動自由和謾罵自由。所以今天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黨是爲它自己要求，並不是爲一般人要求。只有它纔需要暴動自由，謾罵自由。並且還需要保存一種軍隊的自由，保存一種區域的自由，——這就是說武裝自由和割據自由。

但是從中國底歷史階段看來，應以創造近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爲任務，簡言之，是創造一種國家制度的時代，負有這種任務的國民黨，當然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而在目前的抗戰時期，爲了集中力量鞏固後方起見，領導抗戰的國民黨，同樣而且更是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所以不論怎樣，中國此時所要求的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統一的政府，一個統一的軍隊。因此，不僅國民黨要反對別黨謾罵自由，暴動自由。武裝自由，割據自由；就是人民，也要反對別黨有謾罵自由。暴動自由。武裝自由，割據自由。我們不應該讓任何黨以自由之名來分裂國家組織，分散抗戰力量。

而且世界上曾經有一個民主共和國——蘇聯，亦不能允許其國內的人民謾罵政府，到處暴動。組織是民主政治論者目爲最新的民主共和國——蘇聯，亦不能允許其國內的人民謾罵政府，到處暴動。組織異於紅軍的軍隊，割據地方行政區域。鄂末，爲什麼在中國就非有這些自由不可？爲什麼在中國沒有這些自由就不是民主政治或民主共和呢？老實說，在中國也只有特定的某黨纔需要這些自由。

一個黨爭取自由，不站在歷史立場，人民底立場，而僅注意自己一派一系的利益，根本沒有價值。我說爭取自由者口中的自由，是派系底自由，不關於人民，他們必然不會心服。但事實却是這樣。

要證明這點，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常常要求言論自由，但到他們一獲得了時，便不許別人享受。我只因為發表了「長期抗戰論」等文，在籌集抗戰經費和分析國際情形上提出一點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他們便造謠誣害，說我是托派·匪徒·漢奸，並捏造證據，說我「在上海」「與敵人領事館取得聯系，共同商榷，領取津貼，出版反共的破壞統一戰線的刊物」，請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取決漢奸敵探之軍法嚴厲地處治」。這不是他們底黨口中的言論自由只是他們底言論自由的證明嗎？老實說，他們底黨還沒有在朝，便這樣地不許人家說異於他們所說的話，那末在朝後除開他們有言論自由外，誰還能有的呢？

這一切，便是他們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真意。說抗戰需要民主，乃是一種口實。而且那也不過因為在抗戰中要求民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罷了。他們底黨既有軍隊又有外援，抗戰需要此軍隊和外援，所以容易使國民黨讓步。抗戰中的民主問題豈提出，不過如此。

二 關於政治機構

我在三年多以前曾與人談到政治機構底問題。那時我主張刷新。就是說，把它改革一下。及到前年寫救國哲學時，亦注意到了，把刷新政治機構看成是準備抗戰的方法之一。在去年抗戰發生後，我也提出了刷新政治機構的主張。這是一看我底抗戰底根本問題即可明白的。

現在呢？現在隨着要求民主的聲浪，有好些刊物提出了改革政治機構的問題來。這個問題，我覺得比民主政治問題更重要得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

但是那些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都不能使人滿意，而且非常錯誤。

在提出方面，他們之主張改革政治機構是爲了主張民主。在抗戰中主張民主的錯誤，我已批評過了，所以對於這種提出方式，儘可不理。現在要批評的是另一種方式。即他們把軍隊失去民衆，作爲理由。事實呢？在天鎮陽高那裏。他們於是把隨軍記者底通信給我們抄了一段。這，我想任何讀者都可明白。自由那些事實形成的軍隊之失去民衆，根本與政治機構無關，顯然是沒有完成統一的結果。假如統一完成了，那種無紀律的軍隊便被整理，不能原樣存在。至於割據勢力底軍隊之失去民衆，與一般的軍事機構無關，則更是用不着說的了。

現在我們且來看他們對於政治機構問題的解決。

有的說，要改革政治機構就須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但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事實是不容許我們從容不迫去進行普選的」。那末怎辦呢？於是他們便說「臨時國民大會底代表應由抗日救國的各界各軍各黨派來選舉」。這是改革政治機構的一種辦法。

很顯然的，提出這種辦法的人是連常識都沒有的。但是誰也明白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來實現民主那一套，是解決政治制度問題的。政治機構與政治制度不同，它是行政機關。用解決政治制度問題的方法來解決政治機構問題，顯然是連「政治機構」這一個名詞都沒有懂得的。假使他懂得，改革政治機構使用不着國民大會，政府自己就有權去做了。以現行制度來講，行政院難道不可以改革它自己及其所管轄的種種機關嗎？

假如他們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機構分得清楚，那末他們主張召集國民大會的辦法便同他們主張實行民主政治一樣，是爲着自己底派系利益了。他們明知道「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不能辦選舉，然而又要主張召集國民大會，不顯然是爲他們底由各黨派來選舉這個辦法張目嗎？雖然他們也提到各界各軍，但事

實上，各軍忙於作戰，各界不是忙於逃難即是忙於救濟。看護·募集·慰勞·受訓·生產等事，只有各黨派中有些閒人來參加選舉。於是國民大會就由它們包辦，變成其領袖們做官的捷徑了。所以派系利益底結果是個人利益。當然，除了領袖們外，黨徒們亦可分得杯羹。這便是他們主張以召集國民大會來改革政治機構的用意。

還顯然的，是他們對於改革政治機構的另一種辦法。這辦法可以從如次的話中看出：「比人才問題更爲重要的，就是怎樣把政治機構加以改新，使各黨各派都可以在最高領袖底領導之下分負政治底實際責任。」「改良政治機構，把有能的人統統包括進去。」「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威望有能力代表參加政府工作，……使政府一切機構」改善起來。這不把那些黨派領袖們想做官的用意完全透露出來了嗎？

本來，改革政治機構是不一定要把政治機構中的人更換或增加的。反之，倒還要裁人。即使更換，也不一定更更換成國民黨以外的黨派領袖，因爲國民黨中和無黨派者中都不少適當的人。他們一定要把改革政治機構解作更換人員，增加人員，並且一定要把國民黨以外的黨派領袖弄進去，便顯然是藉口改革政治機構向國民黨要官做了。

主張實行民主政治是要官做，主張改革政治機構也是要官做，他們爲甚麼這樣想做官呢？做官的門徑很多，又爲甚麼要弄一些花樣呢？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用社會學的方法。它是一種很好的顯微鏡，可以使我們洞見隱微。

所謂黨派底主要成分足智識分子，智識分子從他由鄉村到城市進中學起就過一種優於鄉村的城市生活。他們畢業之後，因爲資本主義未充分發達，職業範圍很小，容納不下他們。然而他們過慣了城市的

優裕生活，不想回鄉。於是不得不找事做。比較自由，又可有大的希望的是幹政治。而在地方的割據情形之下，只要你反對中央政權，隨處都可以找得津貼來組織。不用說，你亦可以利用地方割據反對中央政權的戰爭機會去組織一種軍隊來割若干地方拉肥勒贖，黃金到城市上來養黨。並且在這種情形中還可奔走於各地方，以縱橫捭闔底手段煽動戰爭，製造做官機會。在中國歷史中割據到統一的必然趨勢使地方割據失敗時，他們容身無地，便向中央政權投降，分得杯羹。但是還有很多人沒有辦法，當然要繼續地幹。及到統一走上完成之路，中央政權日臻強固，反對既不可能，而地方割據亦不多，便只有全部利用機會去投降中央政權了。但總不好提出要官的條件，必須另外找尋口實。於是實行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機構底口號，便叫出來了。

這是改革政治機構在他們爲由各黨派領袖組成國民大會和由各黨派領袖加入政府機關的原因。雖然他們還主張把一切有能的人都包括進去，但這只是一種掩飾。而在實際上則很荒謬。有能的人很多，抗戰時期也正需要他們在各方面努力，若把他們統統加入政府去做官，一則勢有所不能，政府人員根本不應該多，抗戰尤以少爲便，同時經費亦不允許；再則各方面底事情不可停頓，正需要他們。所以這種主張是荒謬的。

本來主張改革政治機構的人中已經有些加入政府底某種機關了；但他們嫌加入名額很少，所以聽着名額有擴充可能，遂認爲政府在「向着（改革政治機構）這方面努力」。不過他們又覺得那只是諮詢機關，不如行政機關之足以位置黨徒，遂再來一套改革政治機構論。這樣，改革政治機構在他們便只有加入國民黨以外的黨派領袖到政府種種機關去的一個意思了。

真的，改革政治機構就是這個意思嗎？否，絲毫不是。改革政治機構從舊有的政治機構看來，應該

在簡單化·敏捷化·廉潔化上努力。抗戰所需要的政治機構，也就是合於簡單化·敏捷化·廉潔化三個原則的政治機構。

爲甚麼要簡單化？因爲我們底政治機構中有很多性質相同的機關，疊床架屋，徒增手續上的麻煩，權限上的混亂，反而把事辦不走；並且在經費上，又徒增加支出，空耗國帑。這在抗戰時期，尤不相宜。抗戰時期，情勢緊急，以迅速爲好。國帑則收入少而軍事的需要又多，自不能不節省政費。至於冗員底裁汰，是更不用說的。那末改革政治機構在這裏就以裁併機關·減少人員和裁汰冗員爲要務了。這怎能把改革政治機構看成是增加人員的運動呢？

爲甚麼要敏捷化？因爲我們底政治機構中有一種官僚習慣存在。這種官僚習慣，具體說來，就是在辦事上有因循·敷衍·延宕·等等毛病，以致行政效率非常之小。很多事情因此既辦不走，又辦不好。在抗戰時期，尤須提高行政效率方能適於緊急的情勢。所以改革政治機構在這裏以掃除官僚習慣·增加行政效率爲要義。這是不是需要更換人員呢？不一定。只要在制度上講究，再加以負責官長底提倡和監督，便成功了。即使有更換人員的必要，那亦不過是撤一警百的意思，目的不在更換。所以添進去的人非常有限，安置不了全國各方面一切有能力的人。這又怎能把改革政治機構看成是增加人員的運動呢？

爲甚麼要廉潔化？因爲我們底政治機構中有許多貪污底劣跡。中飽稅收·侵吞公款·接受賄賂等事，常常有之。因此，國家底收入受影響，支出則用了錢不會做事。做如買東西，便是用了錢不會買着或不曾買着好的，……結果，人民負擔很重，並且遭受種種非法的剝削，無以爲生。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有了，遣害國家很入。它使政府蒙受財政上的困難；且使人民怨恨政府以致抗戰得不着人民底援助。所以改革政治機構非常必要。同時，改革政治機構在這裏以消滅貪污行爲樹立廉潔習慣爲主。這

是不是需要更換人員呢？同樣不一定。它底開始在於嚴申貪污禁令，實行審核制度和監察制度。要發覺了貪污的事，纔能更換人員。其實只要禁令森嚴，制度完善，貪污的亦不敢貪污，大家都廉潔起來了。這又怎能把改革政治機構看成是增加人員的運動呢？

明白這些，便可知改革政治機構是甚麼意思了。這樣的改革政治機構在政府已經注意到，並且已經實行了好久。不過因為改革困難，未能一一實現。在抗戰時期，政府又有所注意。前月四日，蔣委員長兼院長會通令全國嚴禁貪污法。本月二日，政府公佈行政院改組，裁併了很多機關。這當然還沒有完，要繼續改革。不過改革政治機構不以增加人員進政府為內容則很明顯。即使有所更換，加入的亦沒有必以國民黨外的黨派中人為條件的意思。政治機構問題不是民主政治問題呀！

然而他們竟不了解這些，因而竟不了解改革政治機構底意義。這是真的嗎？假如這是真，那就證明他們缺乏常識，應該多讀書，少說話。假如這不是真的，那就證明他們底主張不是客觀的真理，乃是爲了主觀需要故意那樣說了。這種爲自己底派系利益，爲派系底做官來主張改革政治機構，根本是一種「卑鄙的」行爲，毫無價值。而且因爲要利用改革政治機構底要求來做官，遂強不知以爲知，至於歪曲改革政治機構底意義，同樣是「卑鄙的」行爲，毫無價值。

凡是真正要求改革政治機構，目的不在自己加入政府中去做官，而在爲了抗戰的人，應該起來反對這種藉口改革政治機構來謀一派一系之私利的「卑鄙的」行爲。凡是真正了解改革政治機構的意義，而又願純粹爲科學爲真理奮鬥的人，同樣應該起來反對這種爲着一派一系之私利遂強不知以爲知的「卑鄙的」行爲。只有把謬論肅清了，真理闡明了，政治機構底改革要求纔能展開，獲得完全的成功。

三 關於政治黨派

哲學上有黨派，政治上也有黨派。在抗戰以前，哲學上的黨派呼聲高唱入雲。抗戰一起了，政治上的黨派呼聲便掩蓋了它，並且還成了一個問題。這是可以從有些人開口閉口都不離開的「各黨各派」、「加緊團結」一類話句中看出來的。因此誰也不能否認今天有一個黨派問題——黨派團結問題存在。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把它底歷史的起源考察一下。

在中國歷史底現階段上，國民黨做了很多的工作，並且也做了很久的工作。最初，它把封建政治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後，即實行選舉，由各黨各派參加。這種試驗底結果，成績甚壞。加之軍閥割據，需要統一。而騷動主義者，陰謀詭計者又到處搗亂。於是國民黨不得不應着統一國家的需要，暫時由它一黨掌握政權。別的一些黨不贊成這個辦法，起來反對。最初，它們各都自命為一個大黨，不承認其它。這時是沒有所謂各黨各派的。但國民黨底辦法適合中國創造統一國家的需要，使得別黨底運動歸於失敗。這時，它們沒有辦法，只好互相承認，聯合一致，在日本加緊侵略中國時向國民黨伸手，並且表示誠懇。國民黨代表全國人民，以民族利益為重，遂不咎既往，與以容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它們都得着相當的地位。但是它們還覺得不够，主張把團結再加緊一點。

從此可知「各黨各派」一句話，含有深刻的鬥爭意義。無論各黨各派在反對國民黨時或聯絡國民黨時都不外向國民黨說：你也是一個黨派，與我們同，所以你應該承認我們，我們有資格與你講平等，政權是國家的，大家都有份，你必須允許我們與你平分政權。而「加緊團結」一句話底鬥爭意義則在於鞏固既得權利和爭取新的權利。它底意思即是向國民黨說：我們底團結還要加緊，所以你不能罷免我們，

同時還應該給我們一點，彼此已經團結了，並不是外人呀！

但是，它們——國民黨以外的黨派總感覺得加緊團結有困難。雖然它們把這種困難歸因於外面的挑撥離間，但却非常明白「主要的還是……內部的弱點，各種誤會和磨擦」。它們遂努力於打破弱點，解釋誤會，減少磨擦的工作。並且提出「大家相見以誠」，「一切為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共同工作，共同負責，共同發展」等等信條。然而它們自己也承認「某些磨擦……難於完全避免」。因此有人覺得方纔團結起來的陣線，已因「無信心」，「離心傾向，互相埋怨與磨擦」而「開始」了「內部的動搖」。但是抗戰又需要停止黨派底紛爭，實現「鐵一般的團結」。那末怎辦呢？怎樣加緊團結呢？

這便是黨派問題提出的經過。意義及其癥結之所在。

我不會加入任何黨派，所以我來解決這個問題絕不站在任何黨派底立場。那又不是個人底立場呢？否。我想以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為立場。而且我想只有站在這種立場上纔能對黨派問題——黨派團結問題以正確的解決。

要了解中國底需要，必須了解中國歷史底現階段，不能就任何人民主觀感覺來說。中國歷史底現階段是由封建到資本的時代，因而呈出由割據到統一的趨勢。在這個階段的政治課題是完成統一。即創造近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簡單地說，是在消滅地方割據之中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家制度。這樣的工作，當然需要一個政黨來領導。按諸各國底近代史，莫不皆然。所以政黨是創造統一國家的條件。

由甚麼政黨來擔任這個工作呢？凡在這個階段中出現的政黨，都可以自告奮勇。於是互相競爭起來。到底誰來擔任呢？結果是認識了統一又有力量來實現統一的政黨為歷史所選擇。其它的政黨被淘汰

了。從中國近幾十年底事實和近十年底事實看來，當選的是國民黨。這個階段底歷史使命便落到國民黨身上來了。它底一黨掌握政權，乃是歷史底決定。反之，其它政黨底失敗，也是歷史底決定，怪不得誰。

這樣，國民黨以外的黨派怎能與國民黨平等呢？要講平等，只能從形式上說，法律上說。然而這是空想的，觀念論的見地。在事實上和歷史上，國民黨是負有歷史使命的黨。因為這樣，它總處於勝利底地位。幾十年來，尤其近十年來，很多的黨派與它競爭，甚至由反對它到打倒它，結果都把它消滅滅了，反之倒是那些黨派趨於消滅，或向它妥協投降，這是甚麼意義？這是中國需要它的表示。

因此，國民黨是一切黨派中的驕子，它以外的黨派，根本不能與它講平等。政權雖是國家的，國家却願交給它。在現階段，在變革時代，只有它纔有資格掌握政權。它底政權，是一種民主專政——國民的民主專政。難道它還不是在代表全國人民掌握政權嗎？反對它的黨派所堅持的選舉，不過是一種手續。一種形式而已。這在革命的國民黨把它看得較輕。然而也不是不要選舉，只以種種情形不得不延緩。它把選舉看成是憲政時期底事情。

別一方面，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在中國特別艱鉅。因為中國疆域廣大，人口衆多，封建割據尚存在，而且有新的割據出現。此外還有外國對於這些割據勢力的影響和援助。在這種情形下，需要一個大黨——國民黨，並且需要它來代表國民黨掌握政權。只有這種方式纔簡單、便利、運用靈活，足以應付艱鉅的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

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歷史的背景或時代的需要。這是今天任何黨派也應該明白，並且也應該承認的事情。否則便是對於幾十年來尤其十年來的歷史茫無所知。大家還不應該

以認識去代替反對嗎？

現在我們來看抗戰底需要。抗戰是戰爭，不獨關係國家底存亡，而且是一個最廣大的和最艱難的工作。沒有強固的中央政權，不能勝任。在統一未完成的中國，尤需要強固的中央政權。要它纔能發動全國底兵力，財力，人力，物力，領導抗戰，爭取勝利。然而強固的中央政權在近代必須以大的政黨為條件。俄國革命後的事實和意國政變後的事實都證明了這點。那末國民黨便成為抗戰時期底一個需要了。沒有它，強固的中央政權就沒有基礎。

是不是可以用別的黨派來代替它呢？不可以。因為抗戰發生在由割據到統一的階段，它所需要的強固的中央政權要統一纔能給與，所以抗戰底需要與中國底需要是一致的，當然只有國民黨相宜。

日本帝國主義明白這點，所以它底侵略在政策上以破壞中國底統一因而以推翻國民黨為主，國民黨本沒有像別的任何黨那樣高唱抗日，然而日本在中國一切黨派中的眼中之釘却是國民黨。河北問題底要求是要國民黨和中央軍退出河北。現在北平底漢奸不是又奉了日本底命令在那裏大聲疾呼地反對國民黨底黨專政嗎？別的黨呢？日本毫不注意。所謂防共，當然是一種口實，乃對歐美各國掩飾其侵略中國的烟幕。這不從反方面把抗戰需要國民黨一點證明得非常顯然嗎？

中國需要國民黨，抗戰需要國民黨。有了國民黨，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和對日抗戰的工作都可以做得成功。沒有別的黨，這些工作依然做得成功，而且還要便利一些，迅速一些。但若沒有國民黨，那就甚麼都談不到了。這便是國民黨底出現並非偶然的緣故。

明白了這些，還有甚麼黨派問題？假使有了，我們底解決也應該根據歷史底發展從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上大聲疾呼：尊重國民黨底唯一性！擁護國民黨底領導權！它是不二的大黨，惟一負有創造國

家。抵抗日本，以完成其歷史使命和民族主義的黨！

此外的黨呢？如果要給中國做點事，爲抗戰出點力，那就只有跟着國民黨走。

是的，它們要跟着國民黨走。這是很可嘉許的事情。但正因爲要跟着國民黨走，纔提出「團結」底口號來。正因爲要團結得好，所以纔提出「加緊團結」底口號。如果這是沒有別種用心的，那也很可嘉許。

但是團結有兩種方式，一爲聯合，一爲統一。聯合這種團結方式以承認各個單位爲原則。所以各個單位雖是聯合了，依然各是各的。這「各是各的」一點，便是「離心傾向」底根源。而這個離心傾向就要發生「難於完全避免」的「某些磨擦」。所以聯合式的團結不能堅固，亦不能持久。而且在某種情形下還要火併起來。統一這種團結方式則不然。太用以火併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融化便合而爲一，根本沒有離心傾向。所以主張加緊團結的人，應該主張合併。這個合併，根據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的歷史教訓，在實現以後即不能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在國民黨外保存組織。

這樣的團結，最爲鞏固。可以嗎？應該嗎？從事實上看來，是可以的和應該的。因爲國民黨外的黨派，主張國家主義的，其國家主義與國民黨底民族主義無別；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其國家社會主義與國民黨底民生主義無別；主張民族革命的，其民族革命亦與國民黨底民族主義無別；兼主張民主政治的，其民主政治與國民黨底民主主義無別。在政綱上亦根本相同。這怎不可合併於國民黨呢？

就是主張社會主義的黨，亦可採取同樣的辦法。它本來與國民黨有別。但在今天，既然一面接受國民黨「根絕赤禍決議」，一面宣言信從三民主義，服膺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底宣言和決議，因此決定與國民黨現在共同救國，將來共同建國，並且要共同工作，共同負責，那不是完全轉變到與國民黨沒有分

別的境地去了嗎？既然如此，既然一切都共同，爲甚麼不合併，爲甚麼還要來一個「互相」——「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依然成各是各的樣子呢？那是應該該合併的。

從此可知今天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都沒有獨立存在底理由。從它們底言論看來，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底理由。假如合併了，即是說統一於國民黨，那對於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使非常相合。在難於統一而又在此過程中遇着強敵發生艱鉅抗戰的現階段，有了這樣的一個唯一的大黨——國民黨，不是很可幸的嗎？

然而到現在，解散黨部聽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很少。大多數依然保持其不必要的獨立性。這是合於中國需要和抗戰需要的嗎？否。一切同於國民黨而還要在國民黨之外單獨存在，這便只有純粹的組織不同了。因純粹的組織不同而單獨存在，難道還是爲了民族利益，抗戰利益嗎？否。那顯然是爲的派系底利益——黨徒們自己底利益。有了團體便可引起人底重視，好向人家談合作，分得一官半職。

這樣的黨派，全然沒有歷史意義，有甚麼價值呢？爲了把國內一切人都集中到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之前來出若干力起見，希望他們發生一個根本的覺悟，拋棄派系利益，爲民族利益而奮鬥。

四 關於統制政策

西安有些刊物對於民主與統制底問題討論得很多。其結論可以歸結於它們底這一句話：「統制政策是展開救亡運動的基本障礙」。這種論調，不僅西安爲然，其它各地，亦復如此。

爲甚麼呢？理由不外乎救亡需要民衆運動，統制政策則限制民衆運動使它不能展開。因此，那些刊物底要求是「澈底開放民衆運動，充分給與民衆以抗日行動底絕對自由」或「武裝抗敵之自由」。

反對這種論調的文章亦復不少。金海如在抗戰與民主問題一篇中會從理論上作了一個駁議。陶百川在與解放週刊論目前投亡運動中的幾個迫切問題一篇中會從事實上作了一個駁議。但是現在我覺得還有說話的必要。

關於民衆運動方面，將來另文論究。這裏底目的，在於泛論統制政策。

談到「統制政策」這四個字，我相信有些人只要一聽到了就會頭痛。他們以爲統制政策是一個很壞的東西，主張它便是罪大惡極。其實這是錯誤的見解。

我們必須知道，任何政策，它底本身無所謂好壞，亦無所謂是非。好壞和是非生於它底應用。這就是說，看它與應用它的社會情形是否適合；如果適合，那就又好又是；如果不適合，那就又壞又非了。這是決定政策時所必須注意的一個基本概念。

因此，要論統制政策底好壞是非，當看它是否適合於中國底社會情形。

一般說來，凡民族獨立，政治統一，生產依着自然生長性而逐漸趨於發達的國家，便產生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這可以英國爲例子。說自由貿易政策是英國產物可也。在代表人方面，亞丹·斯密就是最著名的一個。反之，凡民族未獨立，政治未統一，生產要遵循某種目的意識性而迅速趨於發達的國家，便產生民族主義。國家主義。這可以德國爲例子。說保護關稅政策是德國產物可也。在代表人方面，不僅有李士特；而且有黑格爾。前者從經濟上立論；後者從政治上立論。尤其後者，把國家看成理想底實現，十分重視它。個人在他們眼裏一點不及其在亞丹·斯密眼裏之重要。個人自由爲集體的國家需要所掩。

爲甚麼這樣呢？在前一類型底國家，生產底發達由於個人底努力，所以他要求自由；而民族不需要集合的力量來爭取獨立，政治不惟不要求統一且無特立劃一制度的必要，因而亦沒有犧牲個人自由的情

事，於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便得以發榮滋長。在後一類型底國家，生產底發達由於國家底提倡，個人只是跟着它走；而民族又需要集合的力量來爭取獨立，政治既須要求統一又須特立劃一制度以鼓鑄統一的國家，非犧牲個人自由不可，所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均難發展起來，國家和民族底觀念代替了它們。

所謂統制政策，就可以說是後一類型底國家整個實踐經驗之歸納。雖然它底名稱是新近纔有的，然而它是後一類型底國家早就實踐了的東西。

如果自由主義在前一類型底國家是真實的道理，那末統制政策在後一類型底國家同樣是真實的道理。亞丹·斯密和洛克（民約論者）支配了英國，李士特和黑格爾支配了德國，不是偶然的事情。

中國在這兩個類型中屬於那一個類型呢？無疑的是屬於德國一個類型。很顯然的，中國生產底發達從來就在國家提倡甚至國家興辦底情形之下，並且不僅過去如此，現在亦如此。因為這樣，個人只是跟着國家走，沒有很大的重要。自由底經濟基礎既然薄弱，所以就經戊戌和五四兩個文化運動底介紹，亦不能像英國那樣發榮滋長。而民族未獨立之需要個人來參加民族運動的事實，犧牲了不少的生命財產。換言之，個人要整個地為民族底獨立而奮鬥，連生命都拋棄了，怎能談得到自由？至於政治底未統一，在在需要個人為創造統一的國家而努力。在統一過程中，為了創造統一國家有種種劃一的制度來約束個人底行為使社會上軌道。這也是要傷害個人自由的。所以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中國缺少發展底機會。這種情形，不僅現在為然，將來亦復如此。因為爭取民族獨立和政治統一是一個長時期底事情。即使很快地完成了，在生產底發達上只有走「國營大實業」之一途。國營大實業底結果要「節制資本」。而這樣，國家底經濟基礎無條件地勝過個人。於是個人的自由無法強固起來。這不是中國始終不類似英

國的所在嗎？

所以統制政策是合於中國底社會情形的。生存需要它；發展亦需要它。主張自由主義的人把中國當成了英國。事實上，中國是中國，屬於德國一類。它應該產生李士特和黑格爾一流人來高調保護政策和國民經濟，並給國家以神聖的地位。

誰也知道統制政策與自由主義並不絕對相反。這就是說，統制政策只是限制個人自由，絕不消滅個人自由。所以主張統制政策是發揚統制政策應有的優越性。在自由主義出現於今日時，尤當如此。

爲甚麼呢？因爲今日是一個戰爭時代，是中國爲了爭取民族生存對日本帝國主義揭出抗戰之旗的時代。這個時代特別需要統制政策。反之，它也就特別不需要自由主義。如果要以自由主義來代替統制政策，那是不利於抗戰底進行，並且會使抗戰失敗的。

魯屯道夫說：「戰爭卽爲民族生存意志之最高表現」。依着這句話，我們今日底抵抗戰爭更卽爲中國民族生存意志之最高表現。因此，民族生存意志高於個人自由意志。它要求個人犧牲自由以爭取民族生存。

並且今日底戰爭，誠如魯屯道夫所說，是全體性的，可名爲「民族戰爭」。它要使「軍隊與全國人民均直接立於軍事行動之下」。因爲全體性戰爭所要求者「爲民族之全力。對方敵人所以待我者，亦全力也」。這種情形，從一九一四年發生的世界大戰開始。

在這個戰爭中，軍隊出動後，全國人民一致起而援助。並且可以說是間接參加。人民底一切活動，如生產、交通、教育、文化乃至政法，全都爲着軍事行動，服從軍事行動。這就是說一切都被統制了，雖個人底飲食服用亦不能免。自由全然沒有了。

而且全體性的戰爭，要求民族之一致團結。因為事情如魯屯道夫所說：「民族之一致團結……爲全體性戰爭之基礎」。所以在戰略上和政治上「應防制共有妨害民族團結者」。並且根據世界大戰底經驗，「全體性之戰略及全體性之政治，不獨應防制其有妨害民族團結者，且應有所以積極鼓勵人民之法。故對於報章雜誌，無線電報告，電影及其它各種出版物，須加以適當之處置」。言論出版底自由是受限制的。至於集會結社底自由，當然是一樣地受限制，沒有例外。統制政策支配了一切。

理由很明白。全體性戰爭要求全國人民一致參加，這就是說全體性戰爭要求全國人民各盡其力於戰爭，而全國人民爲數甚多，其質亦很複雜，在生活、思想、言論、行爲等方面至不整齊，必須統一意志然後纔能集中力量，共同行動，一致對外以爭取民族生存所需要的勝利。這不實行統制政策有甚麼辦法呢？統制政策之實行，雖由於政府，因之是政治的部門，然而戰爭時代底政治却完全爲了戰爭。克勞塞維慈說「戰爭是政治之繼續」一句話，是站在戰爭將發生時說的，那時底戰爭不過實現某種政策的手段而已。但在戰爭發生以後，它便掉轉來支配政治了。這時，戰爭籠罩一切，政治亦爲了它。所以我們有理由說：政治是戰爭之繼續。換一句話，政治是進行戰爭的手段，支持戰爭的活動。

因爲這樣，戰爭時代底政治便完全軍事化了。依魯屯道夫講來，主帥支配一切。他在他底全民族戰爭論一書中會專闢一章論究此事。

他說：「其人以頭腦·以意志·以心情爲民族生存計主持全體性戰爭者，是爲主帥……凡人之勝任主帥者，即應立於最高之地位。反是則於戰爭有害而無益。惟有居於此最高之地位，其行事乃有統一性與強力性，而後能殲滅敵人，以維持民族之生存。彼之行事範圍，無所不包，猶之全體性戰爭之無所不包。關於國民生活之全部範圍，主帥爲其決定者。主帥之意志即爲一切之標準。」因此，「主帥即對於

陸軍部長與內閣總理之意見，亦得有所裁制。此乃世界大戰中之教訓而無可疑者也。主帥之地位應無所不包，無所不管，其地位與飛烈大帝同。」「主帥應定下政治方向之大方針，俾政府切實施行，以爲作戰之後盾。」「主帥之所負責者，即戰事發生之際，全民族力量，不論其爲前方或爲後方，應聽彼之調度。」

這不把戰時政治之爲軍治一點表現得很明白嗎？這不把「取消軍治」之爲昧於主帥職權一點指示得很清楚嗎？

我們底抗戰，當然是一種全體性的戰爭。自從它發生以後，全國人民均出力支持。如救護傷兵，捐輸財物，從事運輸，助作工事等等，都是明顯的事實。說這種支持還不够，說出力的人還不十分普遍，那是可以的。若因此而就否認其爲全體性的戰爭，如有些人之所謂「政府抗戰」者，顯然不很正確。當然我們並不限於現在的抗戰情形，我們也同有些人一樣，要求全國人民一致參加，實現嚴格意義中的「全民抗戰」。

我們底抗戰既是一種全體性戰爭或將成爲一種嚴格的全體性戰爭，那我們就應該實行統制政策，並且承認軍事高於一切，一切服從軍事，實行軍治主義的政治。所謂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均應暫時拋棄。

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絕不能與人民以「武裝抗敵之自由」和「抗日行動底絕對自由」。一切均要服從軍事的計劃和指揮。如果絕對自由地武裝，自由地抗敵，自由地行動，必然造成一種無政府主義的狀態，各幹各的，人自爲戰。結果，力量分散，未交鋒而先已混亂，先已失敗，有甚麼勝利可言呢？

關於人民之參加戰爭，在近代的國家，概依徵兵制度而行。全體性的戰爭，依魯道夫講來，亦是

如此。而在我們中國，抗戰開始之日，政府即已實行徵兵制度，抽調壯丁入伍。這是武裝人民起來抗敵的辦法。就幾個月底經驗看來，徵兵變成了擄兵。足見人民沒有自由武裝，自由抗敵之要求。如果說有，那只在自由主義者底巧想之中，並非現實的事實。

尤可注意的，是這班自由主義者還要把嚴格爲統制政策所支配的軍隊組織變爲自由聯合之一點。他們不主張統一軍政軍令而主張「各軍」聯合，組織「抗日聯軍」。依他們「所有參加的武裝力量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組織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成分。沒有得到同盟軍方面自願的同意，任何一個參加聯軍的部隊，沒有權利去干涉另一參加部隊底內部事情。」這完全是破壞抗戰底軍事行動底統一性和全體性的主張，有很大的毒害。

讓我把魯屯道夫底話再引一段。他說：「今後主帥事權之統一，較之昔之世界大戰尤爲進步。主帥應要求方面大軍軍長或軍團長之直接於主帥者，絕對服從其命令。同時對於此外之不直接者，原以頒發特定命令爲限，亦可提出絕對服從之要求。其爲方面大軍軍長與軍總司令者對於其所屬部隊，亦可提出同種之要求。惟如此而後有統一動作之可言。」這不把自由主義的聯軍論給了一個打擊嗎？

小市民的先生們，自由雖可貴，在抗戰時代却不值錢。這時值錢的是統制，惟它能使我們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共同行動。而這一切，是獲得勝利的條件。所以統制有絕對的需要。你們閉口抗戰，閉口抗戰，當着「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連自由都捨不得犧牲，還能爲了抗戰犧牲性命嗎？停止你們底抗戰空談吧。

五 關於外交政策。

中國底抗戰，需要我們自力更生，不依賴任何一國。但中國不是與世界上別的國家隔絕，沒有關係的。這就是說，它有接受別的國家底幫助的必要。假如接受了，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方面有很大的補益，爲甚麼要拒絕？而且你拒絕了，日本不拒絕，於是它底力量比你大，更能加緊侵略，那時你將怎辦？何況找尋與國以增厚己力而孤立敵人，削弱敵人，在今日爲任何強國所不可少呢？這便是各國都要講究外交政策之所由來。中國因此不能不有它底外交政策。在抗戰時代，尤須有一種很好的外交政策來增厚己力，削弱敵人。

於是有一種種外交政策底具體主張提出來。最常見於某些對青年具有誘惑性的刊物中的，始而是說中國應該「擁護和平陣綫，反對侵略陣綫」，即參加英美法蘇集團，反對德意日集團；繼而便是說中國應該親近法蘇，推動英美，有的更說中國應該「和蘇聯締結互助協定」，對於法國亦不要了，對於英美簡直還應疏遠一點。這可從如次的兩句話中看出：一句話即「失掉了德意就可得到法蘇，而且可使英美底態度減少動搖，更加堅定起來」，一句話即「在外交上……還存着依賴英美的心理，不能和蘇聯更進一步合作，訂立互助協定」。所以有的人更爽直的地說：「國際間剩下來真正的友人，就只有蘇聯一個了」。照這些話看來，中國底外交政策在積極方面又不是「擁護和平陣綫」，而是分裂和平陣綫以擁護法蘇二國或擁護蘇聯一國了。

本來，外交政策底主張很多，我爲甚麼只提出這種最常見於某些對青年具有誘惑性的刊物中的來說呢？因爲它是最錯誤，最有毒害的主張，所以最需要批判。

假如我們底批判從那些主張底內部矛盾上着眼，提出如次的問題：爲甚麼你們底言論在一個月中有三種變化，而且自相矛盾？並且更具體地提出如次的問題：你們到底主張聯合法蘇呢抑只聯合蘇聯？對於和平陣綫還要不要？那他們一定有不少的話，如方法上的辯證法，實際上的國際形勢等等，鬧個不休。其實那一切都不過是一種詭辯而已。但是誰也不能說服詭辯派。須知詭辯派之所以爲詭辯派，就在於他有詭辯底本事，能够強詞奪理。

那末讓我們來談中國應有的外交政策吧。

首先，我覺得有兩個根本的原則爲我們所必須知道。

第一，任何國底外交政策都以它底實際利益爲主，並不是爲了甚麼主義，甚麼陣綫。大戰以前的協約國和同盟國，從未以同爲民主政治之故就減少其互相的矛盾而不火併起來。現在的蘇聯與法國，亦未以經濟制度相反之故就不爲了對付共同敵人締結互助條約。因此我們沒有爲着甚麼陣綫而參加甚麼陣綫的必要。

明白這點，便可知任何國底外交政策都以它自己爲主。它絕不跟着別國底外交政策走。別國需要擁護某種陣綫，反對某種陣綫，沒有這個需要的國家則仍然置身事外，不去參加。就是參加了的，也要脫離。前者如荷國之不參加「和平陣綫」，後者如比國之脫離「和平陣綫」，即是一例。

因此，中國底外交政策應該以它底實際利益爲主，不跟着任何國底外交政策走。這是討論中國底外交政策所必須尊重的根本原則。

甚麼是中國底實際利益？從「九·一八」到現在就是抗日底勝利。要抗日獲得勝利，在外交上須多找與國以增厚自己底力量，使日本孤立以削弱它底力量。只有自己底力量增厚了，日本底力量削弱了，

我們底勝利纔能够獲得，容易獲得。

這樣，與國就不厭其多了，真是「多爹益善」。而爲了孤立日本，還須同日本底與國往來，使日本底與國不幫助日本而幫助我們或不打擊我們而中立起來。並且我們對於任何國底幫助，不存奢望。多固然歡迎；少亦不拒絕。我們一定要明白積少成多的道理。

怎樣找與國呢？凡實際利益與日本底侵略相反與中國底抵抗相同的，即爲與國。它不利於日本底侵略而利於中國底生存，所以要幫助中國。

根據這個標準，最可成爲與國的，莫如英美。英國在中國底經濟利益很大，除開日本沒有能趕得上的。假如日本征服了中國，它底經濟利益要完全失掉。而且它在亞洲的一切利益，特別是它底屬地，要感受莫大的威脅。所以日本征服中國引起英國與日本底矛盾之尖銳化。美國在中國底經濟利益不及英國，但其政治利益則超過於它。保障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的九國公約，不獨是美國底門戶開放政策底實現，而且是美國底遠東威望底樹立和世界霸權底確定。日本征服中國便是撕毀九國公約，給美國以打擊，並且與美國爭霸。所以日本征服中國引起美國與日本底矛盾之尖銳化。這便是英美底實際利益與日本底侵略相反與中國底抵抗相同的所在。因此，英美有成爲我們底與國的可能。

其次可成爲與國的，當推法蘇。法蘇在中國底利益都不大。但是日本如果把中國征服了，它們底不大的利益要失掉，同時它們在亞洲的很大的利益必然受着日本底威脅。這就是說，法國底安南和蘇聯底西伯利亞成爲了日本底目的物，日本要奪取那些地方。有中國存在，法蘇在中國底利益可以維持，在亞洲的屬土可以不虞日本底奪取。這便是法蘇底實際利益與日本底侵略相反與中國底抵抗相同的所在。因此法蘇有成爲我們底與國的可能。

再其次，可成爲與國的，便是德意。它們在中國都有一些利益，都不願意把中國讓給日本，所以亦有成爲我們底與國的可能。

此外的國家還多，但不甚重要，可以略去不談。

事實呢？從「九·一八」以來，英美法蘇德意都當過我們底與國。即以反對侵略陣線的人所反對的，德意來說，它們在軍事技術上的幫助，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它各國底幫助，不用一一說及。

這裏，成問題的首先是有些人對於德意的反對。不錯，德意是侵略國，也可說它們與日本形成了一條侵略陣線。但我們必須知道德意並不侵略中國。站在民族利益的立場，而且爲了孤立日本的外交政策計，我們却正可聯絡德意以分解德意日集團。最低限度要使它們中立，不幫助我們底敵人。因此，反對政府派代表到德意二國是錯誤的。雖然意國終於離開我們但護日本，亦沒有因此便反對從前聯意的理由。在德國方面，我們底政策却有相當成功，德國固然沒有參加九國公約，但德國至今沒有像意國那樣承認「滿洲國」。德國固然賣軍火給日本，但同樣亦賣軍火給我們，而德國賣給我們的軍火據某外報統計要占我們向外購買全額底百分之六十。所以在德國沒有像意國那樣離開我們時，我們沒有離開它的必要。英國尚且要與德意謀妥協，尤其意國與英國幾次決裂，現在英國亦不計較仍要與意國謀妥協，何況脆弱的，正在找尋與國並企圖孤立日本的中國？我們爲國家謀，不能抱青年意氣用事的態度或「悻悻然小丈夫哉」的態度。

必須知道，「把國際局勢分爲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就是小市民之和平主義的政治分析」。它底錯誤已在我底和平主義與中國一文中批評過了。而前述的英國拉攏德意以分解德意日集團的表示，正是這種政治分析之事實上的反駁。

現在我們來看中國是否應該疏遠英美。說政府「在外交上……還存在着依賴英美的心理，不能和蘇聯更進一步合作」云云，乃是說中國應該依賴蘇聯。實則我們對於任何一國都不應該依賴；反之任何一國也不會白白地拿給我們依賴。國與國底關係，說得好點是互相幫助，說得壞點是互相利用。我們在五洲大通的世界，應該有一種外交政策來求得幫助或與人互助。然而不論怎樣，要以自己底國家為主，肯定自己底國家底獨立性。所以我們不應該有依賴任何一國的心理。

但在一切與國中，必須明白英美是對於我們關係最大的國家。因為它們在中國，在亞洲和在太平洋上與日本底利益衝突很大，日本侵略中國有威脅它們底利益的巨大作用，這就使得它們與中國有共同抵抗日本的要求。中國必須挺身而出實際作戰，英美有不便如此的地方，所以只好幫助中國。從「九·一八」到現在止，我們在一切與國中所得的幫助，以它們給與的為最大。不談別的，只把過去的幣制改革和現在的幣制穩定二事一提便可明白了。中國每次內戰，尚且使金融困難，現在與日本帝國主義打了大半年外戰，又是很大的外戰，金融竟沒有一點動搖，這不是由於英美底支持嗎？這種支持不是很大的幫助嗎？因此，疏遠英美是絕對不應該的事情。

說英美沒有採取有力的方法對付日本嗎？這是實在的。但在它們不會這樣時誰又會這樣呢？假使它們終不會這樣時誰又會這樣呢？依我看來，在一切與國中，它們之終會這樣，有最大的可能性。關於這點，在我底從國際方面說明中國之不可征服一個講演中會有詳細的說明。把英美不會即刻採取有力的方法對付日本一點認為「動搖」，乃是沒有明白英美底情形和國際關係之複雜的結果。然而不論怎樣，我們沒有疏遠英美的理由。

最後討論中國與法蘇底關係。中國與法蘇底關係尤其與蘇聯底關係應謀進一步的接近，是可以的。

但却不能說這種進一步的接近須以拋棄德國·疏遠英美為條件。法國與蘇聯締結互助條約，但不會拋棄小協約國·疏遠英國。因為一個國家底與國是多多益善的。而一個與國也沒有要你拋棄別的與國的理由。所以我除了贊成中國與法蘇謀進一步的接近外，還同時主張中國與英美德尤其與英美謀進一步的接近。

說只有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纔幫助我們被壓迫民族，立刻採取有力的方法去對付日本，如有些人所宣傳的蘇聯出兵，全然是一種空疏的理論。他們根本不明白蘇聯底社會主義是一國社會主義，因而以對外和平來謀國內建設為根本方針。在這種情形下，蘇聯完全採取了避免戰爭的態度。因此，它曾向日本提議訂互不侵犯條約。請問：假使日本答應了，它還能為我們出兵攻打日本嗎？然而互不侵犯條約雖未締結，蘇聯底提議却表明了它不願與日本打戰的意思。日本之不答應，乃為達成共防共口號底煽惑作用而然，並非真欲進攻蘇聯。日本底大陸政策是征服中國的政策，不是進攻蘇聯的政策。日本既不進攻蘇聯，蘇聯怎會與日本作戰？蘇聯不獨不會與日本作戰，而且避免與日本作戰。除開前述互不侵犯條約底提議外，日本要中東路，蘇聯即讓中東路。並且日本就是把蘇聯底兵艦打沉了，蘇聯亦沒有何種強硬表示，而這一切，對於中國被壓迫民族利益講來，是有很多傷害的。假使日本贊成蘇聯提議與它訂互不侵犯條約，那末日本不是可以不處東北得傾其駐防「滿洲國」的兵力來進攻中國嗎？日本得到中東路底讓與，不是有了整個滿洲，又好向南進攻，圖佔中底國華北了嗎？日本打沉蘇聯兵艦，顯係試探作用，所以日本在蘇聯與它迅速和平了結後便知蘇聯不會與它作戰，遂立刻發生蘆溝橋事件，向中國進攻。然而這一切，我們都不怪蘇聯。它為了一國底社會主義，它為了蘇聯自己，理應如此。最奇怪的是我們底空想主義青年還不明白獨立自助之必要，還不明白外交政策之真諦而「片面地單純地一心想望着……」

蘇聯來出兵幫助我們打退敵人」，存一種依賴蘇聯的心理，只要中國與蘇聯訂互助條約就百事大吉了。老實說，在抗戰時代，中國就與蘇聯提議互助，亦不必即被採納。一國社會主義以避免戰爭為利益，在日本不侵略蘇聯的情形下，絕沒有犧牲自己利益來幫助中國的事。

說日本佔領滿洲是爲了進攻蘇聯，說日本佔領熱河是爲了進攻蘇聯，說日本佔領華北是爲了進攻蘇聯，乃完全是上了日本宣傳的當的結果。日本爲對歐美各國掩飾其侵略，故以防共——攻蘇爲口實。但是蘇聯明白滿洲·熱河·華北是中國底土地。它看出日本底政策是南攻北守，換言之是攻華防蘇。它在日本佔領滿洲後受的威脅，只須採取加強遠東軍備的政策就夠了，用不着即刻出兵去與日本作戰。因此，就在日本大舉侵略我們的好幾個月，「滿洲國」邊境始終是不安無事的，日本不獨把它駐防「滿洲國」的軍隊開進關內，而且把「滿洲國」自己底軍隊開到上海來。

那些「片面地單純地一心想望着蘇聯出兵」的空想主義青年，不明白蘇聯沒有即刻出兵的原因，於是以前中國抗日不堅決或中國未實行民主爲解說。其實，打了好幾個月戰，特別在日本要中國與它防共（防蘇）協定時中國却與蘇聯訂互不侵犯條約，這還能說中國抗日沒有堅決嗎？老實說，蘇聯就在中國未與它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已知道中國堅決抗日的態度了。請看它底報紙說出的如次的新吧：「在這次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正遭受着中國軍隊和中國人民底空前勇猛的抗戰，中國現正開展着驅逐日寇和收回失地的強大運動」。至於制度方面，蘇聯曾與意大利要好過。與蘇聯締結互助公約的法國和捷國，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老實說，蘇聯是否出兵取決於它自己底實際利益，與中國抗日是否堅決，中國政治是否民主沒有甚麼關係。

蘇聯是要幫助我們的，但却不必出兵。它幫助我們的程度，不會超過英美。英美沒有做的，它不至於

做。英美做到甚麼程度，它可做到甚麼程度。法國對於我們的幫助，亦將如此。甚至德國，也會繼續在某些方面幫助我們。所以我們固應接近蘇聯，接近法蘇；但却不可疏遠英美，拋棄德國。我們底抗戰利益是決定我們底外交政策的準繩。各國之幫助我們及其幫助程度，以各國與日本底侵略利益底相反與中國底抵抗利益底相同所到達的程度為標準，我們不要過分希望。

六 關於民衆力量

有人說：「我們底軍事力量不及日本帝國主義，那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那末我們究竟憑甚麼力量可以戰勝它呢？答案是：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基本的力量是民衆。」他又說：「我們自己底武力既然明知比不過敵人，那末除了民衆底力量可以給我們一個不敗的基礎——決不滅亡的基礎以外，我們還能靠甚麼呢？」因此他著了一本民衆基本論底書來指導抗戰。

前面徵引出來的那兩段話，很明顯地是「把民衆和軍隊對立起來」的，因而他之所謂民衆，是在軍隊以外那些沒有武裝的人。這不僅他爲然，一切稱許民衆力量的人亦然。

因爲他們看重軍隊以外的民衆，所以就輕視軍隊，因而輕視武器。他們把看重軍隊，因而看重武器的見解叫做「唯武器論」。他們爲高揚民衆力量起見，痛罵唯武器論，至於說它是漢奸理論。

因爲他們反對唯武器論，所以就反對準備，主張即刻抗戰。用甚麼力量呢？民衆。民衆是抗戰底「基本的力量」。換句話說，沒有武器的民衆比有武器的民衆——軍隊——力量要大很多，他可以憑其赤手空拳戰勝那準備了幾十年的日本及其軍隊。

依他們，好幾個月來的抗戰「已經粉碎了唯武器論」。這就是說，武器不及日本軍隊的中國軍隊把

日本軍隊打敗，獲得勝利了。但是中國「軍事上的失利」又「不容諱言」，而且這種失利還很「嚴重」。他們在主張民主政治時，在主張改革政治機構時，在主張開放民衆運動時，把這種「嚴重失利」底情形說了很多。那末這又是爲甚麼呢？他們說這是由於民衆沒有參加的緣故。有的人稍稍看得廣一點，把「我們底武裝同志缺乏了政治教育」一項增加進去，或較謹慎地說：「廣大的羣衆沒有積極起來參加這次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實爲許多原因中的一個極重要的原因」。

假如你把我们底武器不及敵人一項增加進去，作爲嚴重失利底原因之一，那他們就羣起罵道：這是唯武器論者底「藉口」，這是「歪曲的理論」。「唯武器論者把決定這次中日戰爭底勝負問題完全歸根於武器的優劣方面，……是當前危害抗戰的唯一謬論」。

武器在戰爭中一點作用都沒有，民衆則是基本的力量，他是「不敗的基礎」，可以使你獲得勝利。所以他們底理論是不折不扣的「唯民衆論」。

這種理論，這種唯民衆論，可說是荒謬得不近人情，雖三歲孩子亦要嗤之以鼻。但是在他們到處散布這種謬論的時候，我們却非與以批判不可。

第一，把民衆與軍隊分開而來說民衆是抗戰底基本力量，根本錯誤。如果要說民衆是抗戰底基本力量，必須把軍隊包括進去。實際上，軍隊底兵士來自民衆，軍隊底武器爲民衆所製造或由民衆出的捐稅所購買，軍隊底餉糧由民衆負擔，所以軍隊是民衆底產物。軍隊作戰，同樣需要民衆補充兵員，供給武器，負擔餉糧，一句話需要民衆底支持。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可以用民衆來說明戰爭底勝敗，可以把被壓迫民族底抗戰力量看成是被壓迫民族底民衆。

明白這點，我們就不能够把現在的抗戰當作「單純的武裝衝突」看，尤其不能認爲是「不幸的」事

情。我們應該說現在的抗戰是中國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鬥爭，在中國底民族運動史上另劃了一個階段。因為我們底軍隊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我們與敵人底戰爭，……却有全民衆作後盾」。

雖然主張即行民主政治的人，主張開放民衆運動的人，要以忽視這種軍隊爲民衆基礎和民衆底後盾作用來製造他們底理由，但是每個三歲孩子都知道中國軍隊是中國民衆養起來的；這次動員的軍隊是全國性的，羣衆性的，數目有兩百萬兵光景；由抗戰之始，到現在所得到的主張抗戰和擁護抗戰的公私電報足以代表一切有組織的民衆，參加運輸救護，捐輸底游擊的人遍於全國，而且爲數很多；爲補充而有壯丁訓練和學生訓練，亦日益普遍。抗戰底民衆性表現得十分明顯。所以把現在的抗戰詆爲「軍隊抗戰」而另外叫出「全民抗戰」一口號的人，無疑的是否認事實。

其次，假如要把民衆與軍隊分開，那就須各給以相當的估價，既不可輕視民衆，亦不可輕視軍隊因而輕視武器。問題底中心是指出民衆底軍隊底相互關係，與以適當的配合。爲要喚起人重視民衆對於戰爭的作用遂發出輕視軍隊因而輕視武器的言論，其錯誤正同爲要喚起人重視軍隊因而重視武器對於戰爭的作用遂發出輕視民衆的言論，是一樣的。

一個富有社會科學理論的軍事學家，告訴我們：「軍隊底全部組織和戰鬥方式，因而勝利或失敗，都依存於物質的即經濟的條件，依存於物質的人和物質的武器，依存於人口底質和量並依存於技術」。可見勝利或失敗原因不單關係乎民衆，不單關係乎武器，二者是同有關係的，而且還關係乎經濟條件。教育程度。人口底多寡。生產底技術。

這就可以看出戰爭底唯武器論自然錯誤，戰爭底唯民衆論也同樣錯誤了，兩者都是一偏之見。因此，唯民衆論者之反對唯武器論，正同唯武器論者之反對唯民衆論一樣，均沒有是處。

但是中國並沒有甚麼唯武器論。因為大家都知道現代的戰爭不單靠武器，而生產底交通尤有重大的關係，這差不多是一種常識。至於準備抗戰的政府，始終不會單準備武器，它也訓練軍隊，用訓練團、訓練班和電影等方法來加強官兵底政治教育和軍事教育，並且特別注重交通如鐵路和公路等，特別注重生產如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倡導是。所以國防和建設在「九·一八」以後成爲了並行的口號。

沒有唯武器論，但唯民衆論者爲要反對準備主張即刻抗戰，遂製造出唯武器論來。結果便產生出重視民衆輕視武器的傾向。這也是反對準備主張即刻抗戰之一必然的結論。

所以，再其次，我們要批判唯民衆論對於武器的輕視。這裏，我們有理由而且有必要向唯民衆論者指出武器對於戰爭的作用。

誰也知道，戰爭是武裝的爭鬥，以使用武器爲特色。誰底武器優越，誰就獲得勝利。所以前述富有社會科學理論的軍事學家，同時又告訴我們：「最完美的武器底生產者戰勝次完美的武器底生產者。一句話，力量底勝利依靠武器底生產」。這是中國從鴉片之役到義和團之役的一切對外戰爭都失敗之一軍事上的說明。現在，武器可以購買，所以我們可以把他的話簡括爲這樣：「最完美的武器戰勝次完美的武器。一句話，勝利依靠武器」。這不剛剛合乎他底「手槍戰勝寶劍」那句話嗎？

蘇聯爲甚麼要看重紅軍，擴充軍備，大造飛機，獎勵航空，製造軍艦，注重一切新式兵器，就是它懂得這些，要把那個軍事學家底話拿來實踐。而我們底唯民衆論者，一談到蘇聯底紅軍，總是說得眉飛色舞，竭盡其誇詡頌揚底能事。然而對於中國，則輕視武器。這豈不是說要沒有武器或沒有優越的武器纔便於日本帝國主義底侵略和征服嗎？告訴你們：中國底問題正同俾士麥時代底德國問題一樣，只有鐵與血纔能解決。你們輕視武器，我們是要重視武器的。

每個參加抗戰特別是參加上海抗戰的官長和兵士，都知道我們底失敗是由於我們底飛機，大砲之缺乏。敵人底飛機使我們底軍隊不能白日活動，及到上了陣地，飛機使來轟炸，同時它又在偵察之後指揮大砲照着你底工事一排一排地射擊，射擊了前面又射擊後面使你不能增援。請問：在這種情形下，你底官兵連敵軍底影子都還沒有看見就被炸死或打死，縱使他們受過優良的政治教育，有着勇敢的戰鬥精神，又何能為力呢？所以不指出我們底失利由於武器不足，乃是唯民衆論者隱蔽真相以製造其唯民衆論底正確之一種詭計。

現在，讓我們再來批判唯民衆論底本身吧。再來指出離開了軍隊即離開了武器的民衆能使戰爭獲得勝利之不通的那一點吧。

誰也知道軍隊是一種武裝組織，是有武器的民衆底組織。假如軍隊作戰失敗了，有武器的民衆打不過敵人底軍隊，那末沒有武器的民衆更無戰勝敵人底軍隊之可能。這便是民衆見了敵人底飛機就躲避，見了敵人底軍隊就逃跑的原因。

單純的民衆，沒有軍隊作掩護的民衆或未拿武器的民衆，絕不能憑着他底赤手空拳打失敵人。如果認為可能，那要不是義和團底思想，便是陳勝吳廣斬木揭竿的思想。這在近代，尤其在二十世紀，是行不通的。義和團底符咒和拳頭畢竟抵不過新式的槍砲。

且勿說得太遠，就以近八九年底農民運動而論吧。「赤區」底民衆爲甚麼沒有把「赤區」保衛住？的確，瑞金底民衆不能防守瑞金；洪湖底民衆不能防守洪湖；金家寨底民衆看着金家寨失去；通南巴底民衆看着通南巴失去。這不是事實嗎？誰能否認呢？任何有訓練，有組織的民衆都沒有以赤手空拳抵禦快槍大砲的力量。

如果要說法國革命是法國民衆做出來的，俄國革命是俄國民衆做出來的，那就必然把軍隊包括在內了。誰不知道在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中軍隊站過民衆一方面來是革命成功底一個重要的因素呢？豈止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巴黎公社和辛亥革命，又何獨不然？有些人以國民革命作民衆有力量約證明。但他們忘記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即國民革命根本是以南方底國民革命軍爲主要力量那一點。

因此，我們很可以說，一切革命都要以軍隊底參加爲成功底條件。要有軍隊，要有有武器的民衆之組織，纔能進行最後的決定的武裝爭鬥。爲不忘掉同情並支持這種武裝爭鬥之無武器的民衆起見，我們應該說：一切革命皆是有武器的民衆與無武器的民衆共同奮鬥的結果。

這裏，我們絲毫不會因武器底力量，軍隊底力量而忽視民衆底力量。我們更可以說，一切革命都要以民衆底參加爲成功底條件。要有民衆，要有無武器的民衆，纔能使最後的決定的武裝爭鬥得着廣泛的支持。

總之，有了民衆，軍隊底參加是決定的因子；有了軍隊，民衆底參加是決定的因子。而實際的事實則是民衆與軍隊互相幫助，共同動作。

在近代，因爲實行了徵兵制度，民族意識又很普遍，戰爭變成了全體性的，你這國有民衆支持，他那國也有民衆支持，這時底勝負不決定於民衆而決定於兩國力量底比較——兩國底一切力量底比較。兩國底軍隊是兩國底一切力量之總的表現。因此兩國底一切力量底比較表現在兩國底軍隊比較上。所以結果我們可以說勝負決定於軍事。

在這種情形中，準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反對準備的唯民衆論者根本不懂得民衆怎樣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其力量那一回事。然而直到現在，「日寇是盡量發揮他們準備好了的長處，而我們則到處都發現我

們沒有準備或是沒有準備好的短處，以致遭受軍事上的失利」時，還諱言我們底準備不足，把說準備不足的話看成是一種「口實」，而不承認它底真實性。但是一個游擊戰術家却說：我們在「抗戰中遇着嚴重失利的原因」，第一是由於「敵有長期準備，中國準備非常不够」。另一游擊戰術論者亦說：「抗戰爲甚麼失利？」答：「失利的原因：一、日本強於中國，中國國防力量與技術條件大大落後於日本；二、日本有長期準備，中國沒有。」這不是真理到底不可掩蔽的證明嗎？

同樣，在這種情形中，唯民衆論者口中的民衆力量，以民衆爲我們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基本力量之說，也是很粗疏的。惟有政府在這幾年中的準備，如製造武器，建築國防工事，進行壯丁訓練，公民訓練，學生訓練，僧侶訓練，發達生產，修築公路鐵路，舉辦聯運，纜是精細地和具體地使民衆在近代戰爭中表現其力量。因爲這一切，都是要民衆來做來參加方能實現的事情。唯民衆論者對於民衆在近代戰爭中的作用，只有抽象的了解，至多不過知道民衆可以擔任救護，間諜，肅清漢奸等等事情而已。

把民衆力量絕對化了的人，並不了解民衆力量。那末唯民衆論者還不可以休止了嗎？噫！可以休止了！

七 關於民衆運動

民衆運動對於抗戰的重要，是任何人也知道的。但是那班大聲疾呼地叫嚷民衆運動的人，却以爲國民黨不知道，政府不知道。所以他們開口閉口總是說國民黨「不要民衆」，政府「懼怕民衆」，中國現在「沒有民衆運動」。因此他們在主張民衆運動的文章中，說了很多叫人重視民衆運動的話。

這是真的嗎？否。說政府底民衆運動在形式上與他們底主張不同，可也；說政府忽視民衆運動則不可。近兩年來的學生訓練，壯丁訓練，公民訓練及抗戰以來的防護團和義勇壯丁隊等，依我看來，就是政府底民衆運動。它有政權，應該採取這種方式。這種方式既有普遍性，又可使民衆得着政治的和軍事的知識。

有人說，這種做法是只要民衆底血肉不要民衆底頭腦的。假如這話是真的，那我們就要問：任何一黨去做民衆運動時，都不會把它底主張拿去宣傳，叫民衆接受嗎？如果不是，那末民衆運動這件事就根本不可解，因爲民衆運動是由少數人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領導民衆的，自己沒有主張，用甚麼去宣傳？如果是，那末你怎能說政府不應該拿它底主張去宣傳民衆，給他以政治的訓練？老實說，一切民衆運動者，不管他是怎樣時髦的黨人，都只要民衆底血肉，都只要民衆受他底指揮。

在政府外，國民黨也有它自己底民衆運動。它不是領導有很多的工會，商會，農會等等團體嗎？叫喚民衆運動的解放週刊，在其第二十二期上說上海底失守是由於「不發動民衆」。其實他不知道國民黨在當時發動了一個上海抗敵後援會，做了如次的工作：

- (一) 籌集救國捐兩百餘萬元；
- (二) 供給麻袋六十餘萬個，鐵鍬兩萬八千把，還有水缸，銅板，鐵絲，等等若干；
- (三) 徵集並供應卡車二百輛，客車一百餘輛，汽艇十餘艘，腳踏車數百輛；
- (四) 製造防毒面具六千個，防毒口罩十萬個；
- (五) 捐贈棉背心二十餘萬件，光餅值洋六七萬元，以及無數的樹膠袋，膠皮鞋，鞋襪，短衫褲，電筒及傷兵所用的一切東西；

(六) 備有病床八千個(因受租界當局限制不能多設)，野戰醫院兩所，救護隊四隊，救治及輸送到後方醫院的傷兵約占全體傷兵百分之六十以上；

(七) 派遣並負擔其經費的戰場服務人員，連保衛團在內，每月當在八千人以上。

此外，國民黨還組織了幾千童子軍到戰地去服務；組織了一萬多難民到前方去幫助運輸；組織了兩萬警隊。說這一切工作不够可也；說國民黨不發動民衆，說國民黨沒有民衆運動，則大大不可。

反之，那些叫嚷民衆運動的人在上海抗戰中又做了些甚麼呢？「我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救亡劇團」到別處甚至離開火線幾千里的地方去演「救亡戲劇」，或是出幾張壁報，滿街張貼，不是說第某路軍大勝，就是說應該如何紀念魯迅，應該如何提倡「新文字」。再不然，就是印幾張朱魯底照片來賣。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十二月二十六日，閩北陣線已不能守，抗敵後援會找「革命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派一批人到前方幫助軍隊底裁退，文化界救亡協會沒有人，據說都演劇或觀劇去了。閩北放棄以後，退到滬西和南市，前線將領要求共產黨所領導的各「救亡團體」停止演劇，做些實際工作，於是乎來了一個「保衛大上海運動大示威」。那就是幾百個(不足四百)智識分子拿了各式各樣的旂子在民國路遊行了一轉，呼了幾個口號(如開放民衆運動，言論自由之類)，就算實際工作。及至滬西放棄，退守南市，軍警與民衆武裝隊伍(別動隊)正在局門路一帶艱苦撐持與敵死拚，要求那些「革命」團體發動一點民衆來援助的時候，那些「革命」團體早已連招牌也卸下了，那些負責的「革命家」不是躲起來，就是逃到武漢或西安去了。這就是上海抗戰中的鐵的事實！」

所以叫嚷民衆運動的人所做的民衆運動，在實際上，沒有政府和國民黨做得多。因此，他門中某些「有良心」的人亦不得不說：「發動民衆運動已經成了全國上下一致的要求」。「政府已表示決心領

導抗戰到底，並且幫助民衆運動底發展」。「現在戰區各地政府都在努力民衆運動」。國民黨也是做了民衆運動的。不過它們不開放，不讓我們去做罷了。

於是叫嚷民衆運動的人遂提出「開放民衆運動」底主張。甚麼叫做「開放」？意思就是說把民衆運動公開，讓各黨各派來做。有時他們又主張「解放」民衆運動，好像民衆運動受了束縛須得解開繩索釋放它似的。其意亦要不外說公開民衆運動，讓各黨各派來做而已。

事實上，民衆爲數甚多，散處各地，有誰能把他藏匿得了嗎？所以民衆運動是無法壟斷的。例如國民黨以外的某黨，不是就在一九二八年以後也仍然在做民衆運動嗎？只是它底盲動主義路線和騷亂主義方法弄得民衆討厭，離開了它。及到它變成一個沒有民衆的光棍黨，僅靠做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槍桿子來支持時，自己不好意思，只得掉轉來把它沒有民衆的原因歸咎於政府和國民黨，責備他們束縛民衆運動，包辦民衆運動。先生們，你們要政府和國民黨「欽賜」你們底民衆運動嗎？那你們就根本不配談民衆運動了。

柳甯先生在批判這班叫嚷民衆運動的人主張的「開放民衆運動」時，說了許多很真實的話。其中有一段是：「老實說，我們覺得現在全國各處地方底門都是開着的，就只有陝北底門是閉着的。在陝北以外，其它各處地方，只要真能取得民衆底信仰，不僅國民黨底「不開放」（？）沒有作用，就是日本佔領軍底屠刀也遏止不住民衆底反叛。反之，不自己努力或自己已被摒棄，而以破壞別人在民衆中的影響爲能事，那真是太不成話了」。所以「開放民衆運動」，口號，除了打擊政府和國民黨外，別無意義。

因爲這樣「開放民衆運動」之說根本就是無的放矢。所以叫嚷民衆運動的人在主張「開放民衆運動」時說了很多不能自圓其說的話。有的說：「我們一方面把全國底民衆民主地，自發地但是很嚴密地組

織起來」；有的說：「在政府方面顧不了的地方，民衆底工作者可以起來補充，他們可以努力以前述的民主原則組織民衆。要使民衆組織迅速展開，這種工作方式是必要的。這也是自發性底表現之一」。原來所謂民衆底「自發」，就是「我們」一把「民衆」組織起來的意思；所謂「自發性的民主的民衆組織」，就是「民衆底工作者」以「民主原則」使民衆組織迅速展開的意思。這是多少地合邏輯啊！

讓我代表民衆說兩句話吧。民衆運動是民衆自己底事業，用不着外來的「民衆工作者」。八九年來的事實表現得很清楚，在現階段民衆，只需要改良生活，那班「民衆工作者」却叫他們去破壞生產，實現其騷亂主義的陰謀；民衆底職業問題要發達生產纔能解決，那班「民衆工作者」却叫他們去破壞生產，實現其騷亂主義的陰謀；民衆底發達生產需要，非統一便沒有和平，不能辦到，那班「民衆工作者」却叫他們去幹地方的軍事的割據運動，以阻礙統一，並延長軍閥割據，使統一不能完成。民衆以外的「民衆工作者」實在不懂得民衆底利益。

而且這班「民衆工作者」侈談發動民衆，侈談領導民衆，實則他們對於中國歷史發展沒有認識，因而辨不清道路。尤可笑的，是他們始而叫民衆打倒政府，打倒國民黨，打倒三民主義；繼而他們却反跑去與政府接洽，要求國民黨合作。稱頌三民主義願爲實現它而奮鬥。這不是他們辨不清路向的證明嗎？否則便是有意地出賣民衆，欺騙民衆！二者必有一於此，希望「民衆工作者」有以自解。

現在我們把「開放民衆運動」的意義加以分析。

所謂「開放民衆運動」，如前面說的，不外乎說民衆運動不應由國民黨一黨去做，而應由各黨各派來做。這在實際上是分裂民衆運動。因爲各黨各派之所以存在，由於它們各有其特殊性質。假如完全相同，那各黨各派就無存在底必要了。即使原則上完全相同，只要組織各別，使其有特殊的所在。此特殊

的所在是它們底生存之所在，因此構成它們底特殊利益。它們底活動底出發之點。那末開放民衆運動不是說讓各黨各派各以其出發之點，各以其特殊利益去做民衆運動嗎？於是民衆運動便分散了。每個黨派所做的民衆運動便穿上它自己底衣服，提出它自己底主張，變成它自己底力量。這還沒有分散嗎？不僅分散，而且還要發生衝突。不談主張上的矛盾，單就組織上的矛盾來說吧。每個黨派都要獲得民衆，發展它底力量，而民衆只有那樣多，結果便爭奪起來，你反對我，我反對你。這種情形，正同資本生產底自由競爭一樣。假如採新提嘉底辦法，劃分勢力範圍，雖可弭止衝突於一時，而民衆運動底分散則很顯然。並且衝突還是不能完全避免。

無論分散也罷，衝突也罷，在目前的抗戰時期都不相宜。假如民衆運動對於抗戰的需要，真如叫民衆運動的人之所說，那末民衆運動底分散和衝突便不惟無益於抗戰，而且有害於抗戰。因為那是一種社會的分裂，割據，內戰，其分散抗戰力量 and 削弱抗戰力量不亞於政治的和軍事的分裂，割據，內戰。如果民衆運動是爲了抗戰，那就當以集中抗戰力量爲主。因此，抗戰所需要的民衆運動，倒不是開放，而是統一。民衆運動應該以集中力量加強抗戰爲原則。所以統一民衆運動有十分的必要。我們必須明白現在是戰爭時期，非常時期，不是和平時期，尋常時期。現在的民衆運動，應該是戰時的民衆運動。

叫喚民衆運動的人說，我們「贊成民衆運動底統一」，但統一不是統制，所以我們「反對統制政策」。這完全是咬文嚼字的見解。統一與統制在民衆運動說來，根本沒有分別。要辦到統一，就非統制不。不統制又怎能使民衆運動「在一個共同目標之下，一個共同綱領之下來共同行動」呢？

戰時的民衆運動，不僅以統一爲原則，而且還以民族爲原則，以對外爲原則。這就是說，戰時的民

衆運動是要民衆起來從種種方面參加抗戰以爭取民族底生存。所以目的是叫民衆犧牲自己底利益，維護民族底利益。這時，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民族底利益大於自己底利益；要維護自己底利益必須維護民族底利益；過去的自己底痛苦是由民族底痛苦而來；亡國後的自己底痛苦將隨民族底痛苦而加劇。喚起民族意識，高調國家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叫嚷民衆運動的人却不解戰時的民衆運動與平時的民衆運動底分別。在他們叫嚷民衆運動的文章中，仍以爲民衆謀利益爲主要。殊不知戰時的民衆運動不能完全像這樣。它至多，只可在不損害國家財政，不引起社會糾紛的情形下主張民衆底利益；但重心却以對外爲主，目的在喚起他們爲民族犧牲，把自己所有的一切交給國家，以增強抗戰的力量。因此，主張「民衆組織底基本原則是在於集中同一階層，同一職業，同一信仰的人民予以體系化的組織，各自提出各自底現實要求，各自發表各自底政治綱領」，是完全要不得的事情。中國人民底「現實要求」和「政治綱領」，在抗戰時期，在「民族危機更加緊迫之時」，「在目前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只有一個，絕不會因階層、職業、信仰而不同。提出那種主張的人，叫嚷民衆運動的人，倒是別有現實要求和別有政治綱領的人。他們是馬克思所說的「陰謀詭計者」，「暴動中的軍官」，專門「用矯揉造作底方法」，「製造革命」。幹了八九年走不通乃轉變一下，企圖乘着抗戰底機會，奪取民衆，以便在長期抗戰中或長期抗戰後實現其「推倒現政府的最近目標」（馬克思語）。這是依然而且完全走不通的一條路。抗戰底需要和民族底利益要使這種陰謀詭計化爲幻泡！

回到本題上來。戰時的民衆運動不僅以統一和民族爲原則，而且以武裝或軍事化爲原則。叫嚷民衆運動的人所做的那一套，如貼標語，喊口號，散傳單，辦壁報，遊行示威等等，完全是膚淺的，表面

的，至多只是一些宣傳工作，在對外抗戰上存在實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上，非常不夠。就是更深刻的實際行動，如罷工，罷市，罷課，罷租那一套，也全然用不着，而且結果只有分散力量，削弱自己，幫助日本的作用。戰時的民衆運動不僅以對外爲主，還須把它軍事化。

因此，我覺得政府所做的學生訓練，壯丁訓練，公民訓練，僑胞訓練和防護團組織，游擊隊組織，別動隊組織，國民黨所做的抗敵後援，及國民黨與抗敵後援會所做的運輸隊，救護隊等工作，是切合於戰時需要之軍事化的民衆運動。此外如政府底整頓保甲及爲保甲而辦的訓練班和爲鄉村工作而辦的幹部訓練班，都是很實際的事情。它自身既是民衆運動底武裝形態之一，同時也是民衆運動底展開方法之一。

所以我們現存的民衆運動是戰時的民衆運動，以統一，對外，軍事化爲原則，目的在使民衆協助軍隊，支持政府以形成一整個的抗戰力量，來與日本廝殺，爭取民族底生存。這須由政府 and 國民黨來領導。爲保障其領導計，應該施行統制政策。各種小黨小派，一句話小團體，應該接受領導，幫助政府和國民黨做民衆運動。假使「抗日第一」底口號沒有別的政策作用，爲甚麼你一個小團體一定要在抗日的政府和抗日的國民黨之外另起爐灶。告訴你們：凡是在抗戰時期企圖製造特殊勢力的都是分散國家力量便利日本侵略的漢奸行爲，請你們仔細考慮吧。

八 關於游擊戰術

叫嚷民衆運動的人雖然沒有一般地主張民衆運動底軍事化，但他們却高唱游擊戰術。他們說：「游擊戰運動是羣衆運動底最高鬥爭表現。」因此他們寫了很多文章並且寫了很多書來宣傳游擊戰術。

爲甚麼要主張游擊戰術呢？他們答道：「敵人底武器比我們的犀利，社會組織也比我們的周密，還有敵是工業國，我是落後的農業國。這些都是我們底缺點，而這些缺點便是決定我們自衛戰略的因素。就是說，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非得採用游擊戰略不可。否則就不能持久，並且無法確保我們最後的勝利。」

那末甚麼是游擊戰術呢？「游擊戰術是一種避實就虛，以弱制強，以寡勝衆，出奇得勝的戰術，是我們用低級武器去對抗高級軍事技術的唯一戰術。它底特性，在消極方面，破壞敵人底軍事交通和交通機關，襲擊敵人後方和被敵佔去的地方，阻礙敵軍底行軍縱隊，使其行進遲滯；在積極方面，先發制人支配戰局，攻敵側背，突破敵人底弱點。它底任務，貴在組織民衆，發揮民衆抗戰的偉力，使敵人隨地隨時遭遇行軍障礙及佔領土地的困難，進而襲擊敵底側背面，迫令後退」。有的人又說：「它底作戰方式是……出沒無常，散集無定，隨時可以成整，隨時又可以化零，進可以制敵人底死命，退可以躡敵入底後方，使敵人疲於奔命，或者化了多量的彈藥而毫無所獲，終至迭遭我方底不備的襲擊，而達到逐漸解決，漸次殲滅的地步」。

所以「游擊戰術是被壓迫民族爲了自衛而戰的特殊神妙的戰術」。又有的人說：「游擊戰爭是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國家戰爭時有力的戰爭方式。」因此，「在整個戰爭過程中游擊戰爲主要的作戰方式那是無疑義的。目下是採取遊擊戰爲主要作戰方式的時候了！我們正規軍主力陣地戰已降到從屬地位了！」所以「游擊戰爭底發動是目前保衛華北，保衛華中華南的最迫切的工作。」

於是他們更神乎其神地說：「游擊戰底出現在近代講求兵器競爭的時代，真是一件新的革命戰爭形態大變化」。正規軍隊和新式武器從此失掉作用了。你如果不信，他們可以把第八路軍底勝利給你引出

來。「由於第八路軍九月間在晉北戰場上的出現以及它從平型關戰鬥後連續的勝利，使敵人想順利奪取太原，佔領山西的企圖遭到了嚴重的挫折，遲阻了敵人向山西延伸的計劃，同時對整個燕化抗戰給以莫大的影響」。

這些話，都是對的嗎？否，有對，有不對。而且那裏面包含有很大的矛盾。整個說來，這樣的游擊戰術論實在是一種農民意識底反映。換言之，這樣的游擊戰術論是農民底戰術論或農民底軍事學。並且這種農民是沉睡在中世紀的，根本不知近代為何種世界。

看吧：游擊戰術是「落後的農業國」底「自衛戰略」，是「用低級武器去對抗高級軍事技術的唯一戰術」，有「特殊神妙的」作用。對於攜有新式武器的現代化的和機械化的帝國主義軍隊，可以「迫令後退或」達到逐漸解決，漸次殲滅的地步」。這不是陳勝吳廣底思想（斬木揭竿）嗎？這不是義和團底思想（符咒拳頭）嗎？的確，這是由陳勝吳廣經過黃巾黃巢李自成直到義和團一切被史家稱為「流寇」的農民戰爭經驗之展開。因此，照它看來，照這樣的農民底眼光看來，游擊戰術還要引起「戰爭形態底大變化」，造成戰爭史上一個「新的革命」呢！

所以，深懂社會科學的軍事學家說「最完美的武器底生產者，戰勝次完美的武器底生產者。一句話，力量底勝利依靠於武器底生產，而武器底生產又依靠一般的生產」那一些話，完全是錯誤的。他們於是把那一些話斥為「唯經濟論」和「唯武器論」。依他們，真理恰恰是其相反。所以一八四八年發表的宣言，說工業國征服農業國的話，也不正確。

那末，一切落後的農業國為甚麼變成帝國主義底殖民地的呢？因為它們沒有實行游擊戰術。的確，他們會以此責備阿比西尼亞。他們說：「不幸的，是阿比西尼亞，它不運用游擊戰，採用陣地線，密集

戰，結果在軍事上全部失敗了。」這不顯然是一種游擊戰術萬能論嗎？

是的，他們會舉了很多戰爭事實來證明游擊戰術底萬能。依他們，「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時，法國義勇軍會運用這個游擊戰術襲擊德軍後方，卒能轉敗為勝。又一八一二年底俄法戰爭時，俄國農民游擊隊也會採用這個戰術打擊了拿破侖」。够了，我們不再徵引了。這裏，我不必同他們辯論歷史，說拿破侖之失敗不盡由於俄國農民游擊，普法戰爭底結果法國底游擊並沒有使法國轉敗為勝，這些歷史是不可歪曲的，是人所共知的，我要徵引擺在面前為大家所親眼見到的事實。

第一，義和團運動是在華北很發展並且延到長江流域的游擊戰術運動。那些農民到處打教堂，殺洋人，破壞電線，並且潮湧一般地圍攻東交民巷底公使館。特別在圍攻公使館之役，有超過至少等於第八路軍的勇敢精神，犧牲精神，真是前仆後繼，非常壯烈。但是公使館底兵雖比他們少到不知若干倍，然而圍攻四十幾日沒有下。結果義和團死了很多，並且得到萬分慘痛的失敗。這不是我們至今還有多人能夠回憶的事實嗎？

第二，我們舉東北義勇軍底事吧。這也是游擊戰術論者最歡喜稱道的。他們還曾經寫了一本書來宣傳它呢。但是他們中有一個人會給這本書寫了如次的一個結論：「六年來，我們東北底義勇軍，在不斷地運用這靈活敏捷的戰術，與敵人肉搏着，以我們底土砲攻敵人底新式大砲，以我們底土槍抗敵底新式機槍，以我們底手工業時代底交通運輸工具抗敵人底最新的交通運輸。然而到了結果，敵人底大砲，機槍，汽車，坦克車都成我們底戰利品了。我們以敵人底槍砲殺敵人，這是多麼痛快的事！到目前，日寇還是非運用近十萬的軍隊鎮壓不可；而且非得他們不敢以少數兵力在深僻的山區行走，因為隨時有遭我們底義勇軍襲擊的可能。這就是六年來的義勇軍在東北的游擊戰術底戰績。」很好，不過對於敵人還沒

有「迫令後退」或「達到逐漸解決，漸次殲滅的地步」，則是事實。

第三，我們就舉第八路軍來說吧。第八路軍是從前的紅軍，原是分處在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的。特別在江西的最能運用游擊戰術，對於民衆組織得很好。政府底軍隊曾經有幾次被它打敗過。但是結果呢？結果，江西底紅軍也不得不步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紅軍底後塵，實行其西竄式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這就是說，在中國東部，中部，西部任何中心的和非中心的地方都站不住脚。這是否認不了失敗。

自然，游擊戰術論者會以平型關底勝利來告訴你。但是平型關底勝利不應單歸功於第八路軍。專門宣傳第八路軍，乃是不公平的而且別有用心的舉動。很顯然的，他們想藉此來取得民心，造成一個特殊勢力。而實際上不獨對於敵人一時談不到「迫令後退」或「漸次殲滅」，而且就是頌揚第八路軍的人，也說：「八路軍的勝利雖然相當改變了華北抗戰底局勢，但它還不能就決定整個抗戰全局底勝利。

我們在今天抗戰勝負上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要靠數量上超過八路軍幾十倍的全國友軍」，即正規軍。可見游擊戰術底作用有限。游擊始終是游擊。它沒有決定抗戰勝負的作用。假使它真如游擊戰術論者所說，有「特殊神妙的」作用，能够「以弱制強，以寡勝衆」，「用低級武器去對抗高級軍事藝術」，因爲對於深入的敵人可以「迫令後退」，或「終至……達到逐漸解決，漸次殲滅的地步」，那不獨中國在「九·一八」以後的訓練軍隊，準備武器，講究國防爲多事，就是世界各國從來的並且到現在更加努力的擴充海陸空軍備亦爲多事了。這在游擊戰術論者當然可以說中國政府錯誤，世界各國政府錯誤。但是蘇聯呢？既然「一九二〇年前後，蘇聯被東西兩頭底帝國主義者包圍時，也是採用游擊戰術克服敵人的」，那爲甚麼現在蘇聯還要耗很多的金錢來教練紅軍，擴充海陸空軍備，努力製造戰艦，砲和飛機

呢？

先生們，中國政府沒有錯誤，各國政府沒有錯誤，蘇聯政府同樣沒有錯誤。它們知道戰爭根本是軍隊對軍隊，武器對武器的鬥毆行爲。因此，軍隊和武器是最主要的東西。遊擊戰術則居於次要的地位。一國有優良的軍隊或軍隊有優良的武器，沒有游擊戰術同樣可以獲得勝利。反之，一國如果沒有優良的軍隊或軍隊沒有優良的武器，雖有游擊戰術亦難獲得勝利。

我們底抗戰，亦不能逃出這種法則。所以一個有代表作用的游擊戰爭論者，在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一書裏告訴我們：「在全中國來說，今天中國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主要鬥爭方式，是正規戰爭，在華北也主要還是正規戰爭」。

那末，武器，社會組織和生產都落後的中國，能够有優良的軍隊或使軍隊有優良的武器嗎？這裏，我們必須知道，中國自鴉片之役對外失敗以來經過了幾十年底改革，它已走上近代階段了。所謂落後，只有相對的意義，沒有絕對的意義。它有了某種程度底工業化，能够製造很多新式底武器，社會組織也比較周密起來。只有忽視這種進步，把中國歷史底現階段看成半封建的人，纔把中國底落後看成絕對的落後。

不用說，我們在抗戰中還應該努力克服我們底落後。必須加緊工業生產，發達工業生產。擴充軍事工業以大舉製造一切應有的武器，是很重要的。用各種訓練，用民衆運動，用保甲制度把我們底社會組織周密化和健全化，同樣是應有的努力。我們不可安於落後。要抗戰獲得勝利，克服落後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在克服落後的過程中，我們雖然還不能與日本比，但須明白中國不是孤立的國家。一切利益與日本

底侵略相反與中國底抵抗相同的國家，如英美法蘇等，必然要從種種方面來援助中國。因此，那些國家底工業生產，武器製造乃至社會組織，就成爲中國對日本作戰的條件。所以單是中國與日本比較而有的相對的落後，可以得着一種補足。

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僅戰爭需要我們有優良的軍隊，需要我們底軍隊有優良的武器，而比我們國內外的種種條件也允許我們有優良的軍隊，允許我們底軍隊有優良的武器。那末我們爲甚麼要安於游擊戰術，以之自慰自解自誇，而不要求優良的軍隊和優良的武器呢？

老實說，新練幾百萬精銳的兵士，是目前迫切的需要。真理到底不可埋沒，所以主張「發展敵人佔領地區的廣大游擊戰爭」的周恩來，即優秀的游擊戰術論者，却說了這些話：「沒有裝備好的技術高的政治堅定的現代化的幾十個師，是不能最後驅逐日本帝國在義出中國的。」「軍隊技術底提高，裝備底現代化，是迫切需要的。」

因此，還非整軍不可。一切地方性的軍隊，在編制上，在武器上，在政治意識上，全都以其統率者大抵爲割據軍閥之故，陷於封建的落後之中。這是北戰場和西戰場所以失敗的原因。東戰場雖以中央軍爲主，亦不免受其影響。過去政府曾有整軍的事，現在應該繼續實行。

練兵與整軍，把軍隊底武器和政治意識近代化，並因此從根本上擴大軍事工業，是目前很重要的事情，在獲得最後勝利上有決定的作用，我們萬萬不可忽視。

游擊戰術呢？它並不是不需要，也十分需要，甚至同樣需要。但我們必須明白游擊戰術底作用在於幫助正規軍隊，並不能代替正規軍隊。因爲游擊戰術底作用不外乎擾亂敵人，牽制敵人。它沒有攻下大城市的可能。對於小城市，就是能乘虛攻下，亦不能守，那是旋得旋失的。爲甚麼呢？因爲游擊隊不能

作陣地戰。而或攻或守，都非陣地戰不可。只有陣地戰纔能攻能守，能攻下大城市，能守住大城市。要能攻能守纔能打敗敵人，殲滅敵人，獲得勝利。所以決定戰爭勝負的是陣地戰。這就非正規軍隊不行了。游擊戰只有幫助陣地戰的作用，必與陣地戰配合起來纔能發揮它們作用到最大的限度。

不然，假如沒有陣地戰，即假如沒有正規軍，你就把鄉村底農民組織完了，武裝完了，敵人只要守住大城市，鐵路線和公路線，或者再修一些鐵路和公路，就將鄉村區域分割小了，使游擊力量分散，來一個各個擊破，你有甚麼辦法？企圖以游擊戰術「解決」敵人，「殲滅」敵人，乃不過是用鄉村攻取城市的辦法。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今日，農民底作用已遠不如從前。而誇大游擊戰術，無異誇大農民作用。這實在是中世紀底幻想。游擊戰術論者至今還沒有明白紅軍失敗的社會原因和經濟原因，未免可惜！最後必須指出的，是誇大游擊戰術，說它是「整個戰爭過程中」主要的作戰方式，顯然有忽視陣地戰，忽視正規軍的危險。而「正規軍主力陣地戰已降到從屬地位」的話，更明白地表示出這種忽視來。那末指出游擊戰術底限制性，主張正規軍底訓練和整頓，就萬分必要了。

平型關底勝利，當僅僅歸功於第八路軍，參加此役的正規軍有同樣的功勞。「遲阻了敵人向山西延伸的計劃」一點，也不當僅僅歸功於第八路軍底游擊戰：忻口一帶是正規軍底陣地戰尤其有直接的和巨大的作用，因而應該特別承認它們底功勞。「對整個華北抗戰給以莫大影響」的，同樣不當僅僅歸功於第八路軍在晉北的出現；中央軍開到華北，尤其湯恩伯之力守南口和郝夢齡之死守忻口，有十分的重要性，所以我們萬不可忽略了中央軍底功勞。凡此都有事實可考，絕非游擊戰術論者所能抹殺得了的。

立論要合乎事實，片面的和偏袒的主張除了可以欺騙無經驗，無學識的青年讀者外，有甚麼用？道破不值半文錢，休矣我們底游擊戰術論者！

餘論

我們已經把有些人在抗戰中提出的八個問題：民主共和問題，政治機構問題，政治黨派問題，統制政策問題，外交政策問題，民衆力量問題，民衆運動問題，游擊戰術問題——地檢討過了。但是還有兩個問題，到現在雖不像前八個問題那樣底很鬧熱，亦有加以檢討的必要。

第一是絕交宣戰問題。

主張絕交宣戰的人，以爲政府對日要絕交宣戰，纔有「抗戰到底底決心」，否則便是「還想和敵人暗地妥協」。並且又說，要絕交宣戰，纔對世界有一種「嚴重的表示」，可以獲得「國際援助」，否則便「給我們底友邦以模稜兩可的印象」得不到援助。這便是他們主張絕交宣戰的一般理由。

我們只要稍加思索，就可知道這些理由底必然提出。他們對於蘇聯二十年內沒有收復比薩拉比亞省，同時對日本又盡量退却，日本要中東路蘇聯就交中東路，日本打沉了蘇聯底軍艦蘇聯也沒有怎樣這些事實，完全不說話，而且非常信任蘇聯政府，對於中國政府底抗戰準備則表示懷疑，認爲是不抗戰底口實，及到抗戰了，他們又不相信它有抗戰底決心，怕它妥協。所以絕交宣戰底話，是必然要說的。所謂絕交宣戰就可取得國際援助，不過一種陪襯而已。

難道這班人完全不知道國際援助不能平白到來而必基於各國與日本侵略底利益相反和與中國抵抗底利益相同嗎？假使各國與日本侵略底利益相反，與中國抵抗底利益相同，難道它們就因中國沒有絕交宣戰而不援助嗎？假使各國與日本侵略底利益相同，與中國抵抗底利益相反，或是兩者都與各國底利益根本無關，難道它們就因中國對日絕交宣戰而來援助嗎？所以絕交宣戰這種形式與國際援助絲毫關係都沒

有。

因此，那些話只是絕交宣戰論者不信任政府的口實。但是事實上，抗戰證明了政府從前的準備是眞地在企圖抗日，現在的繼續抗戰證明了政府在抗戰之始就具有抗戰到底的決心。雖然中間曾經有一度的議和，但畢竟沒有成功。這是證明政府有保全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的決心。抗戰是爲了保全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只要能夠辦到這點，爲甚麼不可議和？我們所應堅持的是保全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此外，議和也罷，抗戰也罷，應由政府斟酌國內外情勢去決定。既然你們是和平主義者，說「站在我們被壓迫民族……底立場，我們無論如何是需要和平，擁護和平的」，而現在又能保全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爲甚麼非抗戰到底不可？

政府對日作戰而不絕交宣戰！完全是合理的。因爲這種作戰是應戰，抗戰，日本乃侵略國，它都沒有絕交宣戰，我們爲甚麼要絕交宣戰？必須知道，宣戰對於中國有幾種不利。第一，惟首先宣戰，誰在世界各國人士底眼中就變成了侵略國。侵略國在現在是失掉同情的，我們應該顧及。第二，我們一宣戰，日本就可宣戰。它宣戰後便有權對中國作合法的封鎖，檢查各國船隻，使我們需要的軍火及材料等不能進口。第三，我們宣戰，美國即認中日戰爭存在，實施中立法。那時，日本有現金有輪船可以在美國買軍火而中國則不能，於是我們又失掉了美國底接濟。所以宣戰對於中國很不利，必須採取戰而不宣的方。德國在一九一四年首先宣戰，魯屯道夫在其全民族戰爭論一書中竭力反對，指出其種種缺點。那我們爲甚麼還要蹈德國底覆轍？所以宣戰是無必要的。既不宣戰，絕交便亦可以不必了。總之這一切，我們俱以不爲我首爲好。雖然日本是實際上的我首，我們亦沒有當形式上和法律上的我首之必要。如果說這不會影響到實際，那末你又何必一定要注意於形式上和法律上的絕交宣戰呢？你不應該根據實際來相信

政府底抗戰決心嗎？難道政府對日絕交宣戰後就不可以對日復交議和嗎？政府既能絕交宣戰，便能復交議和。所以不相信政府的人，根本只有否認政府之一途，要求它絕交宣戰是沒有用的。

現在我們談第二的一個問題。這就是所謂抗日聯軍問題。

「抗日聯軍」這句話，大致是從前年有些人主張成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底有組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說起吧的。那時，他們主張聯合各軍共同抗日。從此以後，「各軍」成了有些人口頭上一個流行的名詞，就在今天也同樣流行。並且他們還主張「各軍」派代表參加其所謂「臨時國民大會」的，所以有「集合各界各軍各黨派於一堂」的話。

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呢？因爲他們不承認國民政府是近代的統一的中央政府，而說它是一個「封建統治」。這是一看他們在去年九月出版的抗日輿論第一期便可知道的。因此，中央軍不過與其它封建割據地方軍相同，也只是一種軍隊而已。同時，他們要使他們自己底軍隊能夠與中央軍平等，亦不得不把封建割據地方軍抬高起來。這是可以取得封建割據底歡心好組織一個反對中央政府底共同向中央政府要挾聯合戰線的話。

但是，這種見解。非常錯誤。國民政府是國民革命底產物，是由割據到統一的過程中的產物，在事實上，它們命令能夠完全達到若干，並且不能不在名義上表示服從。而十年來，一切反對國民政府和另組第二政府的運動，全都歸於失敗。所以國民政府成爲了中國唯一的中央政府。這怎能夠否認呢？至于它底進步性和近代性，則很顯然。它底統一有消滅封建割據創造民族國家的作用；是它底建設有消滅封建經濟發展國民經濟的作用，它底廢除苛雜有消滅封建剝削形成國家市場的作用。而這一切，都可使中國整個的社會離開中古走上近代階段。對於人民生活底改良和提高，是不用說的了。在軍閥底割據區域，

就完全不像這樣。所以我們不能問國民政府是「封建統治」的政權，因而不能把中央軍拿來與封建割據性的地方軍同樣看待。

並且中央軍在數量上很多，在質量上很好，在政治意識上則具有民族觀念，是真正的國家軍隊。而地方軍隊，完全為割據勢力所有的，每個系統各不過幾萬，至多的亦只有十幾萬，在質量上都很差，其政治意識落後，缺少民族觀念。好幾個月來的抗日戰爭，把這種優劣完全比較出來，給了一個事實上的證明。所以要抗日，就當主張統一軍政軍令，叫地方軍中央化，國軍化。這在作戰上，也非如此不能提高地方軍底戰鬥力。那末有甚麼「抗日聯軍」之可言呢？

而且，抗日聯軍論不獨有阻止統一和破壞既有統一的作用，事實上還有承認割據，把割據合法化的作用。的確，抗日聯軍論者底意見是這樣的。他們主張各地方軍派代表參加「臨時國民大會」，使其與各界「各黨派」底集合……於一堂」共同討論國是。他們一點也不明白民國以來的割據是由地方軍隊過問地方政治所造成的那種事實。今天再要地方軍隊來過問中央政治，不是給割據添一層保障嗎？而地方軍隊過問地方政治，造成了各省變相的封建王侯，把各省弄成了各國。今天再要各省軍隊參加國民大會，過問中央政治，那不是把中國看成一一個聯邦去了嗎？在統一現在行將完成的時候，主張聯邦，全然是錯誤的，而且走不通。除了把封建割據合法化外，沒有別的意思。所以聯邦論與抗日聯軍論，在中國底歷史發展上看來，都是反動的主張。

這些話，不僅是推論，抗日聯軍論者還明白主張過。請看他們的這幾句話吧：「所有參加「抗日聯軍」的武裝力均完全保存其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組織制度，均保存其原有的軍官成分和政治工作人員成分。沒有得和同盟軍方面自願的同意，任何一個參加聯軍的部隊沒有權利去干涉另一參加部隊底內部事情。」

這不是很顯然地在爲封建割據辯護嗎？

對於抗戰，這種抗日聯軍底主張也沒有傳處。我們不必說近十年反中央的聯軍，反統一的聯軍始終沒有勝利過一次，並且每次失敗，有時各地方軍根本聯不好，只須把幾個月來的抗戰注意一下就够了。華北之在短時期內失陷，是抗日聯軍沒有效力的證明。並且這種抗日聯軍還是通過了統一的中央，以它爲紐帶的呢！不過這種通過只是形式，而抗日聯軍在客觀上有時主觀上則爲其實際的內容，所以華北各軍（開去的中央軍自然除外）始終以保全實力爲主，不肯犧牲。結果不是望風撤退，便是互相觀望，拿給日軍各個擊破。華北抗戰粉碎了抗日聯軍論。

所以抗日聯軍論對於抗戰根本沒有補益。它底唯一作用在承認封建割據，維持封建割據，發展封建割據。而所謂「各軍」一名詞，其在政治上的作用亦不過如此。中國歷史在現階段所給與我們的任務是創造統一的國家，創造近代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爲了完成這種任務計，必須批判那些反革命的封建理論。

的確，在這個時代，又在抗戰到了而且緊急的時代，樹立正確的中心思想以維護我們十年來從艱難險阻中所獲得之行將完成的統一，並推進它，造成一個整的抗戰力量，以爭取民族底生存，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這在陰謀詭計者和騷亂主義者在近十年用陰謀詭計到處騷亂以破壞統一失敗之後又乘着抗戰機會穿起別套服裝來製造特殊勢力準備新的騷亂以實行其另一陰謀詭計的時候，尤其刻不容緩。

要樹立正確的中心思想，必須批判荒謬的反動理論。除了在民主共和問題，政治機構問題，政治黨派問題，統制政策問題，外交政策問題，民衆力量問題，民衆運動問題，游擊戰術問題上的批判外，並且除了在絕交宣戰問題和抗日聯軍問題上的附加批判外，還當注意他們將來提出的問題。只有不斷地批

判荒謬的反動理論纔能樹立正確的中心思想。

這是理論工作者底責任，也是一切參加抗戰者底責任。願大家注意我所提出的批判基準和我所供結的批判範例，一致動員，向荒謬的反動理論進攻。這是克服陰謀詭計者底陰謀詭計和克服騷亂主義者底騷亂主義之一必要的方法。

本書所收入的十篇文字，是從本年一月十日起到二十八日止斷斷續續地寫出來的（其中有九篇在掃蕩報上發表過）。所以如此者，因著者到漢口遲，發現荒謬的反動理論也遲，而別的日常事情又耽擱了它，故不能使本書從早與讀底見面。但現在還不遲。望讀者把本書與拙著救國哲學，抗戰底根本問題及不久要陸續出版的現階段底歷史要求與抗日政策，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中國不可征服論等書聯合起來看。讀底先後雖不同，只要能注意它們底理論上的聯繫，也就够了。這樣，對於讀者在中國問題和抗戰問題底研究上必然有相當的補益。

一九三八，一，二八。

有 所 版 權

抗戰中的問題

每冊實價國幣二角

編 著 者 葉

青

印 行 者

抗戰出版社

漢口 府南一路三九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書 新 版 出 社 本

神聖的民族戰

鄭學稼著

本書扼要底敘述神聖抗戰的意義發生民族戰爭的原因，國際情勢與中日戰爭的利害，日本帝國主義自掘墳墓的愚蠢；以及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途徑，全書共分六章，並附有校後記，共約三萬八千餘字，定價每冊一角五分。

土語拉丁化批評

張滌非著

本書對於土語拉丁化的理論有詳細明確的批判，並有正當理論與土語拉丁化提倡者作精確的研究，全書共計一萬餘字，定價每冊一角。

中國共產黨底存在問題

葉青著

共產黨的歷史任務，是由資本到社會階段上的革命，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本書對於中共以後的途徑，及所抱的政策是否適合於今日之中國？作者並有詳細闡述凡研究政黨問題者尤不可讀。全書共一萬餘字，定價每冊五分。

從外交談判到

民族戰爭

鄭學稼著

本書內容敘述我們對日抗戰取得最後勝利，不在於空閒而在於時間。當戰事爆發之前，我們需要準備，準備的目的是增強抗戰的力量，所以我們的過去的外交，雖是容忍却有一個限度，在容忍外交的敷衍中，不懈地努力民族鬥爭的責任，及至不能再退讓時，便動員民眾，作英勇神聖抗戰，全書共分十二章，約五萬餘字。定價每冊二角。

封 底